

南華大學
自然醫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傷寒雜病論》中「五苓散證」之探討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Wu-ling-san
Syndrome” in 《Shan-han-za-bing-lun》**

指導教授：辜美安、陳森和 教授

研究生：賴宛鍾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

南 華 大 學

自然醫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傷寒論》中「五苓散證」之探討

研究生：賴宛鍾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賴明喜

張光遠

指導教授：丁子為

韋

系主任(所長)：

韋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5年5月8日

摘 要

本研究之題目為《傷寒雜病論》中五苓散證之探討，其主要目的在討論《傷寒雜病論》中「五苓散證」的病因病機。

「五苓散」在《傷寒雜病論》中是一個很特殊的方劑，無論是從方名、組成、製服法到其適應證，在整個傷寒體系中都是極為獨特。再者，今日學術界對於「五苓散證」的解析，實有矛盾、不合理之處，對於此一現象，在論中有詳細探討，並期待找出一個最適切的理論來重新詮釋「五苓散證」。論中將對歷代醫家「五苓散證」的解釋作一探討；運用文字訓詁的考證，利用古代相關典籍；並配合其他醫學典籍與《傷寒論》相關的條文，對「五苓散」的組成、製服法作一全面的檢視。最後將各種《傷寒論》版本中「五苓散」相關條文作一整理比較，推敲出較適當的條文。

主流說法「太陽膀胱蓄水」或「膀胱蓄水」之觀點似是而非，無法滿足臨床上運用五苓散之時機。筆者運用上述方法，發現五苓散之病機應該是脾胃停飲，脾胃無法運化水濕，致三焦氣機不利，上則口渴，下則小便不利。提出對五苓散證全新的看法，說明五苓散證不能

從太陽經脈、膀胱腑病的角度來加以詮釋，而應是中焦脾胃水氣之運化失調，所產生的病證。以期能更明確了解當初仲景製方之意，及「五苓散證」真正的病因病機，讓臨床上更能準確掌握運用的時機。

關鍵字：五苓散、傷寒雜病論、脾胃停飲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Wu-ling-san syndrome in 《**Shan-han-za-bing-lun**》. The main purpose is to discuss the real pathogenesis of Wu-ling-san syndrome.

Wu-ling-san syndrome is not a dangerous disease, but most people often neglect its real pathogenesis. The major viewpoint “stagnated fluid in bladder” is not totally matching in clinical treatment. The author using Zhongjing articles,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canons, scholiastic classics and other Chinese medicine writings to find out that the mechanism of Wu-ling-san syndrome is associated with spleen and stomach, where the dampness can't be dispelled due to the dysfunction of stomach and spleen. It is also due to the inhibition of the qi circulating in sanjiao, so that occurs getting thirst and dysuria. Bring up a whole new explanation of pathogenesis on Wu-ling-san syndrome, and point out that Wu-ling-san syndrome can not be described from Urinary Bladder Meridian of Taiyang but the disorder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in middle

jiao.

Understanding the real mechanism of Wu-ling-san syndrome is stagnated fluid in stomach and spleen that can make us realizing the well application tim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precisely.

Key words : Wu-ling-san, 《Shan-han-za-bing-lun》, stagnated fluid in stomach and spleen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V
圖表目錄.....	IX
第一章 緒言.....	1
第二章 歷代諸家對五苓散的論述.....	4
第一節 成無己之論點.....	4
第二節 膀胱蓄水爲其病機之論點.....	7
第三節 亡津液內燥、表邪未解爲其病機論點.....	12
第四節 脾不轉輸爲其病機之論點.....	15
第五節 其他各家論點.....	17
第六節 小結.....	20
第三章 五苓散方名釋義.....	23
第一節 五苓散方名歷史考證.....	23
第二節 五苓散方名釋義.....	28

一、「五」字.....	28
二、「苓」字.....	30
第三節 五苓散在傷寒論中的地位.....	32
第四節 小結.....	35
第四章 五苓散組成.....	37
第一節 茯苓.....	38
一、茯苓之命名.....	38
二、茯苓之功用.....	43
第二節 豬苓.....	47
一、豬苓之命名.....	47
二、豬苓之功用.....	49
第三節 澤瀉.....	54
一、澤瀉之命名.....	54
二、澤瀉之功用.....	56
第四節 朮.....	62
一、朮之命名.....	62
二、蒼朮或白朮.....	63
三、朮之功用.....	67

第五節 桂.....	74
一、桂之命名.....	74
二、桂枝或桂.....	75
三、桂之功用.....	81
第六節 小結.....	87
第五章 五苓散製服法.....	89
第一節 爲散.....	90
第二節 白飲.....	93
一、「白」字.....	94
二、「飲」字.....	95
三、白飲.....	97
四、歷代白飲之應用.....	101
第三節 方寸匕.....	103
第四節 多飲暖水，汗出愈.....	105
第五節 小結.....	109
第六章 五苓散條文分析.....	111
第一節 傷寒論中相關條文.....	111
第二節 其他典籍五苓散相關條文.....	128

第三節 小結.....	131
第七章 五苓散病因病機分析.....	135
第一節 五苓散病因病機之闡釋.....	135
第二節 小結.....	138
第八章 結論.....	141
參考書目.....	143

圖表目錄

圖一、茯苓.....	53
圖二、豬苓.....	53
圖三、澤瀉.....	72
圖四、蒼朮.....	72
圖五、生白朮.....	73
圖六、土炒白朮.....	73
圖七、桂心.....	84
圖八、桂枝.....	84
圖九、桂皮.....	85
圖十、肉桂.....	85
圖十一、五苓散示意圖.....	86
圖十二、五苓散證病機、症狀簡圖.....	140

第一章 緒言

《傷寒論》乃中醫界的瑰寶，歷代醫家對於《傷寒論》無不推崇，但回顧歷代著作，很多都是人云亦云，再加上中國「崇古」的思想，對於前人的著作多遵從，而不擅改，使得不適切的理論從小溪變成江河，此後更無人能撼動其根本、挑戰其思維，有者亦為洪流所吞噬，成為曇花一現的泡沫。《傷寒論》中其實仍存在許多問題，有錯簡者、有錯置者、有後人註釋嵌入其中者、凡此多不勝枚舉；再加上時間空間的阻隔，後世多用當時的思維探討《傷寒論》，導致語意、思想上的偏差。因此要明瞭經典所要表達的內涵，就必須先摒棄今日科學的思維，而從其他各種不同的學科，如中國古代的考古、文字、訓詁、音韻、歷史、哲學等，多方面探討，才能真正瞭解仲景之意。

五苓散乃傷寒論中重要之方劑，臨床上運用機會很多，《傷寒名醫驗案精選》中列舉的項目便有十七項之多，舉凡蓄水、水逆、消渴、失音、呃逆、癲癇、耳鳴、眩暈、假性近視、汗出、腸胃型感冒、血

崩……等等，都有用五苓散治愈的案例¹，中醫藥學高級叢書《傷寒論》更將現代臨床研究五苓散適應證分爲，頭痛眩暈類、心血管疾病類、消化系類、呼吸系類、泌尿生殖系類、皮膚五官科類、婦科兒科類以及其他類²，可見應用範圍之廣，可以說凡具有五苓散證病機的病，都是施用的時機。

五苓散證雖非嚴重危證，但其真正的病因病機卻常爲人所忽略，當今多數醫家論述五苓散之病機時，直覺聯想到的便是「太陽膀胱蓄水」、「膀胱蓄水」等說法，其病機基本內容不離「膀胱氣化不利」或是「膀胱蓄水」。會有此一概念，和中醫師的養成有極大的關係，在今日考試引導教學的情況下，《醫宗金鑒》已成爲研讀《傷寒論》必備且唯一的教材；書中論述「五苓散證」時便是採用此一說法。然而五苓散證的病機、病因真的如《醫宗金鑒》所言爲「膀胱蓄水」嗎？仔細觀看《傷寒論》中之原文時，發現論中並無「蓄水」一詞，更沒有提到「膀胱」或「膀胱經」，這些名詞的出現，實際上是後世醫家爲了解釋所加上的，然而五苓散證真的就是如此嗎？

臨床上所見，五苓散證的病人，鮮少具有「膀胱蓄水」症狀的；

¹ 陳明主編，《傷寒名醫驗案精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9月1版），頁169-179。

² 熊曼琪主編，《傷寒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9月1版），頁180-185。

如爲真正水蓄於膀胱不得溺，則是古代所謂之癰淋，應該用導尿通便之法，而不是用五苓散辛溫淡滲之品，增加其尿量，令病人更增苦痛。如此主流說法之「太陽膀胱蓄水」或「膀胱蓄水」觀點似乎和臨床事實相違背，然而五苓散證真正的病機爲何？

要明了五苓散真正的病因病機，必須從《傷寒論》的原文直接下手，分析其條文、組成、製服法，再貫通前後相關條文，並利用其他經典古籍加以輔助，另外運用訓詁學來解釋仲景當時的時代背景，兼參考歷代醫家對五苓散之論述，以期能更明確了解五苓散真正病機，讓臨床上更能準確掌握運用的時機。

第二章 歷代諸家對五苓散的論述

第一節 成無己之論點

歷代諸家在注解五苓散證時可說是眾說紛紛，莫衷一是，但仔細研讀仍可發現各家解釋雖然歧異，但其實仍有脈絡可尋。

現今公認第一位全面注解傷寒論為成無己所著的《注解傷寒論》（1144年），書中在解釋五苓散證之病機時，在第71條³時認為五苓散的作用是：

若脈浮者，表未解也。飲水多，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甚實也。微熱消渴者，熱未成實，上焦燥也，與五苓散，生津液和表裏。⁴

解釋第72條時認為：

發汗已脈浮數者，表邪未盡也；煩渴，亡津液，胃燥也，與五

³ 文中數字依今日研究傷寒論之條文編號，以宋版傷寒論之次序為準。

⁴ [宋]成無己注解，《注解傷寒論》[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3月1版）]，頁620。

苓散和表潤燥。⁵

解釋第 73 條仍解爲：

傷寒汗出而渴者，亡津液胃燥，邪氣漸傳裏也，五苓散以和表裏。⁶

以上三條之病機主要爲「表邪未解、亡津液胃燥」、用五苓散「和表、生津、潤燥」，但對第 74 條：

裏熱少則不能消水，停積不散，飲而吐水也，以其因水而吐，故名水逆。與五苓散和表裏，散停飲。⁷

第 141 條中認爲是：

水熱相搏，欲傳於裏，與五苓散發汗以和之。⁸

第 156 條中認爲是：

水飲內蓄，津液不行，非熱痞也。與五苓散，發汗散水則愈。⁹

對於後三條之病機則認爲是「水飲內蓄、水熱相搏，停飲不化」，用五苓散「發汗、和表裏、散停飲」。上述六條中可發現成無己對於五苓散證的病機有二，一是亡津液，胃燥；一是水飲內蓄。兩種截然不同的病機解釋，當然功用也南轅北轍相互矛盾無法自圓其說。

⁵ 同上注，頁 620。

⁶ 同上注，頁 620。

⁷ 同上注，頁 621。

⁸ 同上注，頁 640。

⁹ 同上注，頁 645。

再者，成無己提出之「六經理論」影響所及，更是直接影響後世解釋五苓散時，不停繞著足太陽膀胱經脈、膀胱腑打轉，衍生出許多說法，但多不離「膀胱經」、「膀胱腑」的範疇，受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的影響，後世對於「五苓散證」的認識，多在其觀點上加以發揮、闡述，鮮少有創新的見解。

茲附上宋本傷寒論中五苓散相關條文¹⁰：

1.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71)
2.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72)
3.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73)
4.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74)
5.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若反以冷水澀之，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¹⁰ 下列條文採用宋本《傷寒論》，摘自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其後數字代表宋本傷寒論之編號。

(141)

6.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156)
7.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若小便不利，渴者，宜五苓散。(244)
8.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386)

第二節 膀胱蓄水爲其病機之論點

受《注解傷寒論》的影響，不少後世醫家針對成無己提出的論點加以論述，並形成今日主流說法。最早將此論點發揚的應是王好古在《此事難知》（1308年）中提到：

假令傷寒證，傷寒自外入，標本有二說，以主言之，膀胱為本，經絡為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為本，後得者為標，此標先受之，即是本也，後入於膀胱本，卻為標也，此乃克邪之標本也，至

當從客之標本。¹¹

認為五苓散：

乃太陽裏之下藥也，太陽高則汗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陽本也，當下之使從膀胱出。¹²

將太陽經脈和太陽膀胱腑聯繫在一起提出「標本理論」，說明渴和膀胱腑之關係，但並沒有明確說明五苓散證真正的病機。

接下來程應旄的《傷寒論後條辨》（1670年）從王好古的「標本理論」出發，加以解釋這一問題。解釋第74條「水逆證」時認為：

太陽一經有標有本。何為標，太陽是也；何為本，膀胱是也。中風發熱，標受邪也。六七日不解而煩，標邪轉入膀胱矣，是謂犯本。犯本者，熱入膀胱，其人必渴，必小便不利，是為太陽經之裏證。有表復有裏，宜可消水矣。乃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緣邪熱入裏未深，膀胱內水邪方盛，以致外格而不入也，名曰水逆。¹³

程應旄運用六經標本之說法，強硬的將五苓散證和膀胱腑扯上關係。

但是在解釋第71條時卻認為：

¹¹〔元〕王好古，《此事難知》〔《醫統正脈全書》（台北：新文豐出版，1975年1版），卷11〕卷上，頁28上。

¹²同上注，頁27下-28上。

¹³〔清〕程應旄著《傷寒論後條辨》，摘自〔聶惠民、王國慶、高飛編集，《傷寒論集解》（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8月）〕，頁354。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是則熱入膀胱而燥其津液，乃成消渴，致水入即消渴不止，膀胱無邪水之蓄可知。此證用五苓散者，取其化氣回津也，使膀胱之氣騰化而津液得生，故渴亦止而病愈。¹⁴

兩條解釋的病機完全不同，一則言「膀胱內水邪方盛」，一則言「膀胱無邪水之蓄」，姑且不論其加入「膀胱」一詞解釋，誤導後世甚巨；相同的五苓散證卻用不同的病機解釋，如此自相矛盾，首尾無法呼應，究竟五苓散是利水之劑還是潤燥之劑，不得而知？

程應旂在解釋五苓散證時，仍是繼承成無己六經理論的觀念加以擴大，為自圓其說再加入看似令人信服的「六經標本理論」，增添「膀胱」一詞加以解釋，混淆視聽，自此許多後世醫家便圍繞著此一觀念打轉。「膀胱蓄水」一詞就此出現。此一觀念誤導後世對五苓散證的認識甚巨。

最終《醫宗金鑒》（1742年）將此一觀念綜合起來並集其大成的解釋，觀其論述第71條認為其病機：

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則是太陽表邪未罷，膀胱裏

¹⁴ 同上注，頁346。

飲已成也。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邪熱薰灼，燥其現有之津，飲水不化，絕其未生之液，津液告匱，求水自救，所以水入即消，渴而不止。用五苓散者，以其能外解表熱，內輸水府，則氣化津生，熱渴止而小便利矣。¹⁵

解第 74 條時又認為是：

因邪熱入裡，與水相搏，三焦失其蒸化，而不能通條水道，下輸膀胱，以致飲熱相格於上，水無去路於下，故水入則吐，小便必不利也。以五苓散辛甘淡滲之品，外解內利。多服煖水令其汗出尿通，則表裏兩解矣。¹⁶

在五苓散方解中認為水逆一證是「膀胱氣化不行」，將氣化功能僅推給膀胱一腑。由於《醫宗金鑑》為官方所出版，且編的通俗易懂，清代醫家多以此為教育後學的標準讀物，現今中醫師特考、高考亦將之列為考試用書之一；從此之後一提到五苓散證，眾人皆直覺聯想其和膀胱腑之關係，從未質疑過其論點。

近代曹穎甫對於經方之應用堪稱大家，對於《傷寒論》中的疑點亦多有所發揮，所著之《傷寒發微》、《金匱發微》確為一家之言，但其對於五苓散小便不利的解釋卻是：

¹⁵ 〔清〕吳謙，《醫宗金鑑》（台北：莊家出版社，1982年5月），頁17。

¹⁶ 同上注，頁18。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則為大汗之後，浮陽張發於外，
輸尿管中水氣被吸不得下行。¹⁷

其中明顯有「膀胱水蓄」的影子在其中，只不過又多加了近代的解剖學。現今大陸出版的五版《傷寒論講義》亦將五苓散放於「蓄水證」的標題下。解釋第 71 條認為：

外邪入裏，膀胱氣化不行，水道失調，水蓄於內，不能化為津液上承。證屬表裏同病。¹⁸

仍將水的氣化歸於膀胱腑，水蓄於膀胱而導致小便不利。可見「膀胱水蓄證」仍是今日解釋五苓散證的主流學說。

但如就臨床及中醫理論來理解就會發現，「膀胱水蓄」的學說其實是非常脆弱，不攻自破。就臨床而言，若真為水蓄於膀胱腑，必出現小便裏急後重，小腹脹滿疼痛的情況，此症狀應類似古代之「癃閉」或「淋病」，然這些病症絕對不是「五苓散」所能解決的病症。就水氣轉輸理論來說，《內經》云：

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¹⁹

¹⁷ [清]曹穎甫著，《曹氏傷寒金匱發微合刊》（上海：千頃堂書局，1956年4月1版），頁38。

¹⁸ 李培生主編、劉渡舟副主編，《傷寒論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5月1版），頁65。

¹⁹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年9月1版），

水氣的轉輸運化絕對不是由膀胱腑所獨力完成的，而是由多個器官相互協同所完成，胃、脾、肺、膀胱各有所司，而完成水氣運化。

由成無己發難，至今日中醫教科書中對於「五苓散證」解釋都在「膀胱水蓄」此一觀念上圍繞，其影響之深遠所及可見一般。

第三節 亡津液內燥、表邪未解為其病機論點

傷寒論錯簡學派以方有執為開端、喻嘉言承其後，發展出「三綱鼎立學說」，但實際上兩作者之觀點，許多論點仍是繼承成無己之說法，僅在條文次序上加以重新編排。而其對於五苓散證的認識如下。

方有執在《傷寒論條辨》（1589年）中對於五苓散的認知，在解釋第71條時：

浮則邪見還表可知矣。小便不利，土乾而水竭也。微熱，邪還表則病已減，故熱亦輕也。消，言飲水而小便又不利，則其水有似乎內自消也。渴，言能飲且能多也。²⁰

認為五苓散的作用為：

頁309。

²⁰ [明]方有執撰，《傷寒論條辨》〔《傷寒論著三種》（台南：台南北一出版社，1977年元月）〕，頁17。

導濕滋乾，功兼其全也，乾得滋而濕得導，則熱不期退而自退，病不言愈而愈可知。²¹

解釋第 74 條時認為：

此太陽中風失於未治，久而入裏之證。蓋中風發熱，必自汗出，六七日不解，出為過多可言也。煩者，汗出過多，亡津液而內燥也。表以外證未罷言，裏以煩渴屬府言，欲飲水者，燥甚而渴，希救故也。吐，伏飲內作，故外者不得入也。蓋飲亦水也，以水得水，湧溢而為格拒，所以謂之曰水逆也。²²

用五苓散「利水以滋乾」、「祛風而和表」、「兩解表裏」。²³其基本上仍離不開成無己論述，但方氏並未明言為何五苓散有「導濕利水」之力還兼有「潤燥滋乾」之功？僅在文字上修飾美化，更無新意。

之後喻昌繼承方有執之說在《尚論篇》（1648 年）將第 71 條與第 74 條歸納為「不解肌或誤汗，病邪入裏，用五苓散兩解表裏二法」。

喻氏注第 74 條曰：

傷風證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

²¹ 同上注，頁 17。

²² 同上注，頁 15。

²³ 同上注，頁 15。

散後，頻溉熱湯，得汗則表裏俱熱。蓋表者陽也，裏之屬府者亦陽也，所以一舉兩得也。²⁴

喻氏注第 71 條曰：

不行解肌反發其汗，至津液內耗煩躁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脈轉單浮，則無他變，而邪還於表矣。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還表其熱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具，故不從單解而從雙解也。凡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熾盛，何可復用桂枝之熱？故導濕、滋乾、清熱、惟五苓有全功耳。²⁵

其後又分別於《太陽病中篇》及《陽明病上篇》中再次論述太陽病或誤汗、或誤下而至熱耗津傷內燥，水道不利的情況下運用五苓散以「兩解表裏之邪熱」²⁶，并「潤津、滋燥、導飲、蕩熱」²⁷。

基本上喻昌全面繼承方有執的觀點，他們一致認為五苓散證是一個外感誤治失汗或誤下，表裏邪熱相結，熱結傷津導致水津失布、小便不利的病机。一再的強調可用五苓散兩解表裏、利水、滋乾潤燥，

²⁴ [清] 喻昌撰，《尚論篇》〔《傷寒論著三種》（台南：台南北一出版社，1977 年元月）〕，頁 29。

²⁵ 同上注，頁 30。

²⁶ 同上注，頁 49。

²⁷ 同上注，頁 58。

但卻無法說明五苓散中四苓淡滲，桂枝辛溫，如何能潤燥呢？

第四節 脾不轉輸爲其病機之論點

除了以上論點外，另一派醫家不滿「膀胱水蓄」一說，而另闢蹊徑，提出「脾不轉輸」的論點。此一論點以張隱庵爲首，張令韶、陳修園承其後。

張隱庵在《傷寒論集注》（1683年）解第71條時提出：

若脈浮者，浮則爲虛，脾虛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小便不利也；

身微熱者，脾氣虛而身熱也。消渴者，津液不輸而消渴也。²⁸

解第72條曰：

蓋發汗而渴，津液竭於胃，必藉脾氣之轉輸，而後能四布也。²⁹

解釋第73條曰：

夫汗出而渴者，乃津液之不能上輸，用五苓散以助脾。³⁰

用五苓散是

取其四散之意，多飲暖水汗出者，助水津之四布。³¹

²⁸ [清]張志聰，《傷寒論集注》〔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8月1版）〕，頁641。

²⁹ 同上注，頁641。

³⁰ 同上注，頁642。

³¹ 同上注，頁641。

張令韶《傷寒論直解》（1712年）在解釋第71條更明確提出：

浮則為表，若脈浮小便不利者，乃脾氣不能轉輸而胃之津液不行也，微熱者，熱微在表也，消渴者，飲入而消，熱甚於裏也。以脈浮在表，故微熱；以脾不轉輸，故小便不利而消渴。宜五苓布散其水氣。散者，取四散之意也。³²

陳修園《傷寒論淺注》（1797年）繼承二張學說提出第71條五苓散證病機為：

若脈浮，小便不利，乃脾氣不能轉輸而胃之津液不行也，微熱，乃在表之邪未解。消渴者，飲入而消，熱甚於裏也，以脈浮在表故微熱，以脾不轉輸故小便不利而消渴。與五苓散，能布散水氣，可以主之。³³

在方解中又提出：

五苓散降而能升，山澤通氣之謂也，通即轉輸而布散之，不專在下行而滲泄也。³⁴

更駁斥「標本之說」的矛盾而指出

近注以太陽為表為標，膀胱為裏為本，此證名為犯本，又名為

³² 〔清〕張令韶，《傷寒論直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版），卷二，頁34上。

³³ 〔清〕陳修園，《傷寒論淺注》（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12月1版），卷二，頁六上。

³⁴ 同上注，卷二，頁六上。

表裏傳，反多歧節，與本證之旨不同。³⁵

由上述三家之言可見「脾不轉輸」的觀點乃一脈相承，從張志聰提出此一新論點，其後張令韶、陳修園僅是在其立足點上加以綴飾，沒有更突出的見解了。但相較於「膀胱蓄水」之說，「脾不轉輸」的觀點，較能清楚的解釋五苓散證造成的原因，及五苓散作用的部位，實是難能可貴。但卻沒有詳細的提出五苓散中藥物的作用，是如何布散水氣，及特殊的制服法也未論述。

第五節 其他各家說法

歷代諸家說法其實亦有許多高明之見解，對五苓散有進一步的詮釋。

柯琴《傷寒來蘇集》（1674年）解第74時所言：

必藉四苓輩，味之淡者，以滲泄其水，然水氣或降而煩渴未必除，表熱未必散，故必藉桂枝之辛溫，入心而化液，更仗暖水之多服，推陳而致新，斯水精四布而煩渴解，輸精皮毛而汗自出。

³⁵ 同上注，卷二，頁六下。

更提出五苓散

散於胸中，必先上焦如霧，然後下焦如瀆。³⁶

指出五苓散和三焦水氣輸布之關連，但其論述仍不完整。

之後唐笠山編輯《吳醫彙講》（1792年）中沈果之云：

此治小便不利之主方，乃治三焦水道而非太陽藥也。

又云：

此方用桂以助命門之火，是釜底加薪，而後胃中之精氣上騰，
再用白朮健脾以輸於肺，而後用二苓澤瀉運水道之升已而降，
其先升後降之法，與內經之旨滴滴歸源，復與太陽何涉。³⁷

其分析精闢，提出五苓散乃溫胃健脾，助氣化，通利三焦之藥，亦解決歷代諸家爭論五苓散和小便不利之間的關連。王孟英（1838年）在《隨息居重訂霍亂論》亦引用沈果之云：

其用桂者，宣陽氣，通津液於周身，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
用瀉、朮、二苓，以通三焦之閉塞，非開膀胱之溺竅也。³⁸

章楠在《醫門棒喝·傷寒論本旨》（1835年）中則進一步說明：

蓋是方無論用桂、用枝，皆為宣化三焦之法，即非太陽之主方，

³⁶ [清]柯琴，《傷寒來蘇集》（台北：志遠書局，1998年5月初版），頁67。

³⁷ [清]唐笠山編輯，《吳醫彙講》（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6月1版），頁50。

³⁸ [清]王孟英，《潛齋醫書五種》（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7月1版），頁501。

何也？以三焦司一身表裏升降之氣，內自脾胃，外達肌膚，必由三焦轉輸，故三焦氣和，則內外通利，二便自調。然其升降之機，又在脾之健運。故此方用朮健脾，以桂通陽，陽氣運化，水道流行，乃以二苓、澤瀉導入膀胱而泄。所以經言：三焦者，水道出焉，屬膀胱，而膀胱為三焦之下游也。又曰：氣化則能出焉。謂三焦之氣宣化，而膀胱之水方能出也。³⁹

張虛谷明確提出五苓散和脾胃、三焦之關係，脾胃之水氣轉輸正常，才能運化水飲，水氣之輸布升降正常，小便才能正常。

五苓散在歷代醫家運用之下，葉天士《葉香岩外感溫熱篇》提出之名言：

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⁴⁰

從溫病之觀點解釋五苓散亦甚妙，熱病大汗後津液大傷，當然以救陰為急，救陰易，因飲水即可救陰；通陽難，因為辛溫之品會耗傷津液，而五苓散則正是通陽補液之良方。在《溫病條辨》中也一再體現葉天士說法，中焦篇寒濕：

足太陰寒濕，腹脹，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若欲滯下者，

³⁹ 〔清〕章楠，《醫門棒喝·傷寒論本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年1版），卷九，頁19上-20上。

⁴⁰ 〔清〕王世雄著，林霖注釋，《溫熱經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4月2版），頁62。

四苓加厚朴藜皮湯主之，五苓散亦主之。⁴¹

中焦篇寒濕霍亂之變症亦用五苓散加減治之。另中焦篇：

濕溫，下利脫肛，五苓散加寒水石主之。⁴²

另薛雪治療濕溫病後期大汗淋漓，肢冷口渴，小便不利者，亦用五苓散加減。⁴³可見，葉天士雖說「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但其治療卻多用於健運中焦脾胃，讓中焦運化水濕的功能正常，令三焦通暢，則不論小便不利、口渴、大便溏的症狀均可治癒。

第六節 小結

歷代醫家在注釋「五苓散證」時，可以發現以下幾點結論：

1. 成無己對於五苓散證的病機認識可分為兩類，第 71 條、第 72 條、第 73 條認為是亡津液，胃燥，五苓散的作用是「生津液，和表裡」；第 74 條、第 141 條、第 156 條的病機卻是「水飲內蓄，停飲不化」，用五苓散化停飲，行津液。這兩類病機顯然矛盾，是生津液之潤劑，又是化停飲之下劑，於理不和。雖然成無己並沒有用經脈或臟腑解釋五苓散病機，但在其書中之六經理論卻影響後世對於五苓散的觀

⁴¹ 〔清〕吳瑭，《溫病條辨》，（台北：志遠書局，1996 年 4 月 1 版），頁 176。

⁴² 同上注，頁 247。

⁴³ 〔清〕王世雄著，林霖注釋，《溫熱經緯》，頁 118。

點，甚至是整個傷寒論的理論架構。

2. 受成無己「六經理論」影響，再加上王好古的「標本理論」、程應旄提出「膀胱水蓄」一詞，五苓散病機的解釋就此定型，成為主流說法，後世多在其基礎上發揮、闡釋，使其看起來更加完備、更能自圓其說。《醫宗金鑑》、曹穎甫、乃至於現今教科書的編排、解說，皆不能跳脫其窠臼，殊不知此種說法並無臨床支持，僅是成無己臆測的說法。
3. 方有執、喻昌一致認為五苓散證是一個外感誤治失汗或誤下，表裏邪熱相結，熱結傷津導致水津失布、小便不利的病機。一再的強調可用五苓散兩解表裏、利水、滋乾、潤燥，其實這些說法只是將成無己的論點加以綜合，沒有更新的詮釋。
4. 張志聰提出五苓散證乃「脾不轉輸」之全新論點，其後張令韶、陳修園承其說。相較於「膀胱蓄水」之說，「脾不轉輸」的觀點，較能清楚的解釋五苓散證造成的原因，及五苓散作用的部位，實是難能可貴。但可惜的是他們對於五苓散中藥物的作用，水氣是如何布散，特殊的制法並未一一論述。
5. 其他各醫家對於五苓散有更進一步的闡釋，認為其與脾胃、三焦

之關係，脾胃之水氣轉輸正常，才能運化水飲，水氣之輸布升降正常，小便才能正常。由此，我們亦可知，五苓散證之病機並不一定要用太陽經脈、太陽膀胱腑來解釋。

第三章 五苓散方名釋義

「五苓散」方名乍看時並無特殊，成無己亦曰：「五苓之中，茯苓為主，故曰五苓散。」⁴⁴如此解釋看似扼要，實際上真是如此嗎？觀《傷寒論》中方劑之命名方式，以方劑中藥物直接命為最多，如：苓桂朮甘湯、桂枝湯、小柴胡湯；少數用到方劑的作用來命名，如：瀉心湯、大小陷胸湯、大小承氣湯；再者又有以四方靈獸命名者，如：白虎湯、大小青龍湯、玄武湯⁴⁵。而唯獨「五苓散」其方雖有五味藥，但僅有豬苓、茯苓，其餘藥物又與方名無關，「五苓」也不是指方劑的作用，更非靈獸名稱。古人方劑取名必求其「名實相符」，如此特殊命名方式，其義究竟所指為何，實有探討之必要。

茲就其方名之考證、方名所代表的含意與五苓散證功效加以比較，以期得出仲景製方、命名之原意。

第一節 五苓散方名歷史考證

⁴⁴ [宋]成無己著，《傷寒明理論》〔《仲景全書》（台北：集文書局，1983年6月）〕，頁618。

⁴⁵ 宋版傷寒論中作「真武湯」，乃為避諱宋始祖趙玄朗之諱，而改「玄」為「真」，如唐本傷寒論、康平本傷寒論、淳化本傷寒論中皆作「玄武湯」可證。

古人在命名時必有其源由，以期能名實相符，要瞭解「五苓散」方名的意義，就不能不探討其源流。

趙開美翻刻宋版傷寒論第 71 條，五苓散後有小字注云：

即豬苓散是。⁴⁶

此處明白說明「五苓散」有另一名「豬苓散」，但《金匱要略》中之「豬苓散」組成卻為三味，明顯不同於五苓散組成，要解開此疑點，需參考他書。《千金要方》中引華陀言：

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之，但以豬苓散一方寸匕服之，當遍與新汲水一升若二升，強飲之，令以指刺喉中，吐之病隨手愈，若不能吐者勿強與水，水停則結心下也，當更以餘藥吐之，皆令相主不為更致危矣。若此病輩，不時以豬苓散吐解之者，其死殆速耳，亦可先以去毒物及法針之尤佳。⁴⁷

《外台秘要》亦引華陀文，同上，唯「豬苓散」作「五苓散」，其注云：

五苓散，仲景云：豬苓散是也。在第二卷傷寒中風部中，《千

⁴⁶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宋本傷寒論》〔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頁 426。

⁴⁷ 〔唐〕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台北市：新銳出版社，1994 年 1 版），頁 174。

《金翼方》五味者是也。⁴⁸

《千金要方》卷九，發汗散條言：

五苓散，主時行熱病，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
主當者方。⁴⁹

《傷寒總病論》中亦有相似之記載，在《可水不可水證》中其引
用文字與《千金要方》相似：

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勿以火導之，
但以豬苓散方寸匕服之，當逼飲新汲井水一升，即令指刺喉中
吐去之，病隨手愈。若不能吐者勿強與水，水停則結心下也，
當以藥吐之，不爾，更致危矣。若當吐不吐，以豬苓散吐解之，
其死殆速矣，亦可針之尤佳。⁵⁰

又《大觀本草》豬苓條引《圖經》云：

又治消渴，脈浮，小便不利，微熱者，豬苓散發其汗。病欲飲
水而復吐之為水逆，冬時寒嗽如瘧狀，亦與豬苓散，此即五苓
散也。豬苓、朮、茯苓各三分，澤瀉五分，桂二分，細搗篩，
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飲煖水，汗出即愈。利水道諸湯劑無若

⁴⁸ [唐]王燾，《外臺秘要》（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年12月3版），頁58。

⁴⁹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178。

⁵⁰ [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9年7月1版），頁53。

此快，今人皆用之。⁵¹

可證明唐、宋時期，「五苓散」有另一別名「豬苓散」，且當時醫家皆知曉。⁵²

但考據其他版本之傷寒論，如成無己本、康平本、高繼沖本，皆沒有類似之小字注解，再者整部傷寒論中並無類似此之語法之條文，故吾人認為，或許因當時「五苓散」有另一「豬苓散」的別名，後世傳抄過程中，將之追加於後，或宋臣在校正時加之於後。

《金匱要略》中「豬苓散」之名稱，出現在「嘔吐噦下利病脈證病治」，其條文為：

嘔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

53

而其組成、服法為：「豬苓、茯苓、白朮三味藥等分，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與前所謂之「五味豬苓散」並不一致。有所矛盾。但看此條病機與《傷寒論》霍亂病篇之病機似乎一致，都是吐後脾胃

⁵¹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4月），頁485。

⁵² 〔日〕森立之著，孫屏等點校，《本草經考注附枳園叢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11月1版），頁983-984。森立之在《枳園叢考》中認為：「蓋五苓散舊名豬苓散，而雜病門中又有三味豬苓散，故以此方為五味豬苓散，後遂略稱五苓散。」其引述其友人山田子勤云：「三味豬苓散方，《千金》、《外臺》雖並載之，而機書中除此條外，無所見，且《千金翼》作五苓散，則三味豬苓散者，疑是五苓散中脫二味者歟？」

⁵³ 〔漢〕張機著，何任主編，《金匱要略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8月1版），頁179。

極虛，無法運化水飲，此時或用「五苓散」解之，亦無不可。

《脈經》中亦有「豬苓散」相關之條文共三條，分別是：

《卷七·病可水證第十五》：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必思水者，急與豬苓散，飲之水亦得也。⁵⁴

《卷八·平陽毒陰毒百合狐惑脈證第三》：

病人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為惑，
蝕下為狐，狐惑病者，豬苓散主之。⁵⁵

《卷八·平嘔吐噦下利病脈證第十四》：

嘔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
之。⁵⁶

《脈經》中只出條文而無組成，故無法得知其所謂之「豬苓散」是指「五味豬苓散」，或是「三味豬苓散」。《脈經》書中「豬苓散」、「五苓散」並沒有混用的情形，或許與北宋大校正後有關。

再觀《千金翼方》中《卷九·傷寒下·傷寒宜忌第四·宜水第十五》：

嘔而吐膈上者，必思煮餅，急思水者，與五苓散飲之，水亦得也。

⁵⁴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10月1版），頁278。

⁵⁵ 同上注，頁302。

⁵⁶ 同上注，頁337。

此條文與《金匱要略》、《脈經》中的條文顯然有一定程度的相關，然而此處卻用「五苓散」治療。

上述史料中可以推論出幾點，傷寒論中豬苓、白朮、茯苓、澤瀉、桂這五味藥的組成在唐代時即有「五苓散」和「豬苓散」兩種名稱，且相互混用，但當時醫家皆知道所指為同一方劑。

關於《金匱要略》中出現的「豬苓散」，有幾種可能，一是《金匱要略》在宋代之前的傳抄過程中少抄了兩味藥，以致演變成今日之「三味豬苓散」。二是仲景在寫作傷寒論時就有「豬苓散」和「五苓散」兩種方劑，而後世混用兩方劑名稱。吾人認為前者可能性較大，《金匱要略》、《脈經》、《千金翼方》中嘔吐而病在膈上者，有用「五苓散」者，有用「豬苓散」者，其病機相同，用藥應一致，亦可證。

第二節 五苓散方名釋義

一、「五苓散」之「五」字：

「五」喻指天地四時陰陽和五行有序。「五」字甲古文作「𠄎」⁵⁷，

⁵⁷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年9月4版），頁118。

⁵⁸ 朱方圃編著，《甲古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1964年10月1版），文十四，頁七上。

其形如天地之間事物交錯縱橫之貌。⁵⁹《說文解字》云：

五，五行也。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⁶⁰

《易·繫辭》云：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⁶¹

引伸為天地上下交泰之意，天地有序，上下交泰，則萬物生矣。

後世借指數字五，「五」字，古做「𠄎」⁶²或做「𠄎」，現今迪化街藥房記帳時不用阿拉伯數字，亦採用「𠄎」作為數字五的代表，可見「五」字用「𠄎」或做「𠄎」由來已久，現今中藥界使用仍廣。另外「五」又喻指土：《尚書·洪範》曰：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⁶³

《內經》更明確將「五」歸為中焦脾土《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于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為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⁶⁴

⁵⁹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1月1版），頁48。《漢字源流字典》述：「『𠄎』，象形字，甲骨文本像兩物交叉形，或於上下各加一平橫，以突出縱橫交錯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齊化，隸變後楷書寫作「五」。「五」之本義指縱橫交錯，後借指數詞，「五」為借義所專用，縱橫交錯之義則另借「午」來表示。」

⁶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翻印）〕，卷十四篇下，頁15下。段注：古之聖人知有水火木金土五者，而造此字也。

⁶¹ 〔明〕來知德註，《來註易經圖解》（台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月2版），頁435。

⁶² 《說文》：「𠄎，古文五省。」；《集韻·姥韻》：「五，古作𠄎。」

⁶³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初版），頁76。

⁶⁴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頁66-67。

因此，「五」字除今日理解代表數目五之外，另外有著天地交泰，長養萬物之意，如同人體之中焦脾胃，上有心肺之陽，下有肝腎之陰，於脾土中相互作用而長養軀體。

二、「五苓散」之「苓」字：

「苓」字在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中作「令」解釋，有號令之意：

苓，令也，號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剋伐腎邪，專為號令者，苓之功也。⁶⁵

成無己此說有其義意，然而「苓」字的原意並非指此。《馬王堆漢墓帛書》中「茯苓」作「服零」⁶⁶、「伏霽」⁶⁷、「伏靈」⁶⁸可證，《史記·龜策列傳》亦載：

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搗著，下有神龜。⁶⁹

「霽」之本意是指大雨點⁷⁰，其時或值久旱，巫師祈雨，而得此甘霖，故「霽」之後引申為「靈」，「靈」字即象巫師祈求下雨之形；後「靈」

⁶⁵ [宋]成無己著，《傷寒明理論》，頁 618。

⁶⁶ 周一謀、蕭左桃主編，《馬王堆醫書考注》（台北：樂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 年 12 月），頁 211。原文：「以般服零，最取大者一枚，壽。壽之以糞，脂并之，以為大丸，操。」

⁶⁷ 同上注，頁 271。原文：「□伏霽去滓，以汁肥豕，以食女子，令益甘中美。」

⁶⁸ 同上注，278。原文：「治中者，以汾困始汾以出者，取□令見日，陰乾之，須其乾，□以稗□五，門冬二，伏靈一，即并搗，漬以水，令龜闔，即出而乾之。」

⁶⁹ [漢]司馬遷著，《史記》（台北：新陸書局，1964 年 11 月），頁 1091。

⁷⁰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頁 841。據《漢字源流字典》所述：「『霽』字乃象形字。甲骨文像天上落下大雨形。金文另加出個雲層，篆文整齊化，大雨點成了口，隸變後寫作霽。當是霖的本字。」

又通「零」，《說文》：

零，徐雨也。⁷¹

《詩·庸風》：

靈雨既零。⁷²

或象巫師以令旗，祈求降雨之意。

「苓」字另有零落之意。《說文通訓定聲·坤部》：

苓，假借為藹、為零。⁷³

《管子·宙合》曰：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奮，盛；苓，落也。⁷⁴

《漢書·敘傳上》：

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

顏師古注：「苓與零同」⁷⁵。

與「苓」字相關另有豬苓一味藥。陶隱居云：「其皮至黑做塊，似豬矢，故以名之。」⁷⁶《大觀本草》豬苓條引《圖經》曰：

⁷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十一篇下，頁 11 下。

⁷²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 4 月 7 版），頁 84。

⁷³ 〔清〕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第六冊）（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66 年 7 月初版），頁 3345。

⁷⁴ 〔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市：世界書局，1985 年 11 月 4 版），頁 757。

⁷⁵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漢書集注》（第五冊）（台北市：世界書局，1973 年 3 月），頁 4228。

⁷⁶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 484。

舊說是楓木苓，今則不必楓根下，乃有生土底，皮黑作塊似豬糞，故以名之。⁷⁷

《瀛奎律髓》中引王安石詩《登小茅山詩》中：「物外真游來幾席，人間榮顯付苓通。」⁷⁸。故「苓」字另一義與「矢」、「屎」相通。

由上述各點推知「霽」字，原本指下雨之狀，後世因巫師求雨得甘霖，演變出「靈」、「零」二字。再由於雨點落下的樣子故引伸為落下、凋零、零落之意；後世又加以引用為從動物身上落下的東西，便與「矢」、「屎」相通。故「五苓散」可稱為「五霽散」或「五靈散」。

第三節 五苓散在傷寒論中的地位

「五苓散」在傷寒論中的地位，可以由其方名、組成來解析。

首先「五」者，屬土、指數字五，或指指天地四時陰陽和五行有序，這些觀念和古代對於五行的認知有相當大的關係。對於五行的特性，《尚書·洪範》解釋為：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⁷⁹

⁷⁷ 同上注，頁 485。《圖經》又引《莊子》：「謂之豕囊。」司馬彪注云：「一名苓，根似豬矢，治渴。」

⁷⁸ 〔元〕方回編，〔清〕紀昀刊誤，《瀛奎律髓刊誤》〔《叢書集成續編》第 114 冊（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 年 5 月 1 版）〕卷一，頁十一上。注曰：「馬矢為通，豬矢為苓」

⁷⁹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初版），頁 76。

《尚書集注述疏》提到：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

稼穡獨以德言，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不曰「曰」，而曰「爰」。⁸⁰

《國語·鄭語》：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⁸¹

以上同樣凸顯出「土為萬物之母」、「五行離不開土」，這一概念，也顯示出漢代以前對於「土」的認知與重要性。而五苓散在組成上也可見端倪，五苓散中桂枝辛溫色赤，澤瀉甘寒色青，朮甘溫色黃，豬苓甘平色黑，茯苓甘淡色白，四甘一辛，辛者行也，甘為土味，其重視土德之義，一目了然，其藥方五色兼備，如同天地間五行運作有序，無有偏重。

再者「靈」字，有靈驗、神靈之意；「苓」有號令、指揮之意，古代運用靈獸之名來取代方位的作法，不論在祭典上、軍事上、風水上、甚至用藥上都屢見不鮮。以四靈獸來作為方位、屬性的代表，如

《禮記·曲禮》曰：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⁸⁰ [清]簡朝亮撰，《尚書集注述疏》〔《尚書類聚初集》（第四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48年10月初版）〕，卷十二，頁十下。

⁸¹ [周]左丘明著，《國語》（台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12月），頁515。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⁸²

《太平御覽》引《諸葛兵要》云：

以朱雀旒豎午地，白虎旒豎酉地，玄武旒豎子地，青龍旒豎卯地，招搖旒豎中央。⁸³

觀《傷寒論》中亦有用天象四方的「四神」作為名稱的方劑，眾所周知的白虎湯、玄武湯、大小青龍湯，獨缺一朱鳥湯；但經由《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⁸⁴中得知，朱鳥湯即是《傷寒論》中的黃連阿膠湯⁸⁵；其中引陶弘景云：

青龍者，宣發之方，以麻黃為主；白虎者，收降之方，以石膏為主；朱鳥者，清滋之方，以雞子黃為主；玄武者，溫滲之方，以附子為主。⁸⁶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天之四靈，而其各有代表方劑，仲景論中四方靈獸均具備，而唯獨缺乏代表中央土神之方，這在重視五行，更重視「土德」的漢代是不可想像的。

⁸²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10月2版），頁43-44。

⁸³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台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5月），頁1783。

⁸⁴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原為河北省醫師張光榮在民國初年從敦煌石窟道士手中購得，後傳於其嫡孫張大昌，1966年文革期間原卷子不幸被毀，僅三種傳鈔本得以保全，1974年張大昌先生將其鈔本寄贈中醫研究院，現收於《敦煌醫藥文獻輯校》中。據馬繼興鑑定，不論是在其所保留與引用的古俗寫、諱字、古藥名、藥量、古經方名與其組成藥味，所引古籍書與篇目、佚文、古醫家字號、別名、古病證名稱，以及方劑配伍特徵、文章結構與風格等多方面內容，可以確定絕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贗品，因而其成書年代下限絕不晚於北宋初期以前。

⁸⁵ 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1版），頁190-191。

⁸⁶ 同上注，頁193。

而五苓散中，其藥方五色兼備，與四方靈獸所主之顏色相互對應，和諧對稱，如同在中央土位號令四方靈獸，頗具招搖之德，恰如曹植所言：「於惟太社，官名后土……德配帝王，實為靈主。」中央土神身為五靈之一，又是五神之主，其替天行道有異於四神，故未以靈獸命名，如《春秋繁露》中曰：

五行之義，土居中央，為天之潤，土者，天之肱股也，其德茂美，不可名為五行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⁸⁷

可見古人製方多有深意，其方劑之命名更是名符其實。故吾人認為「五苓散」當是《傷寒論》中代表中央土位的方劑。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天之四靈，「五苓散」補齊的正是中央土位，這與仲景論中重視土德，顧護胃氣的一貫立場相吻合，如論中服桂枝湯歎熱稀粥，十棗湯用大棗顧護脾胃津液，白虎湯中用粳米護胃氣。

第四節 小結

1. 「五苓散」在唐代以前有另一名稱「豬苓散」，其組成、劑量相當，

⁸⁷ 賴炎元註譯，《春秋繁露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5月初版），頁287。

乃同方異名爾。而《金匱要略》中的「豬苓散」或其脫簡，或其傳抄錯誤，以致變為三味，後世將錯就錯，三味者稱為「豬苓散」，五味者稱為「五苓散」，便成今日所見。

2. 五苓散命名分析，「五」者如同天氣地氣相交於天地間，指數字五，亦可代表中央脾土；「苓」者，古代用「霽」字，其本意為雨水，引申作零落。
3. 五苓散組成中，各藥物分別具青、赤、黃、白、黑，五色，其藥方五色兼備，與四靈之主藥各主一方之色，和諧對稱；其性味四甘一辛，甘為土味，其重土德之義，和漢代重視土德的立場一致，如中央靈主，以招搖旂號令四方，故將之歸屬於中央土位。
4. 《傷寒論》中方藥以靈獸命名者有青龍、白虎、玄武，和《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中二旦四神方有密切相關，可見仲景仍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再加以總結發揮，但在漢代五行學說盛行，崇尚土德的風氣下，中央土位卻無一相應之代表方劑，經由文字考證，及功用分析，發現傷寒論中五苓散非常符合中央土位靈主的性質，故將五苓散定位為五方神的中央靈主之位。

第四章 五苓散之組成

欲瞭解五苓散的作用首先必須從其組成藥物看起，只有從這五味藥中一一解析清楚，才能對整個五苓散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歷代對於上述這些藥物都不乏有進一步的闡釋，但實際上對於藥物名稱從何而來，和其藥性之間的關係，以及今日所用的藥物是否是仲景時代所用的藥物，唯有掌握古人對每一味藥物的取名、藥性、藥材基源有全盤的瞭解，才能真正的認識藥物真正的作用。而不是望文生義，以今日既有的觀念解釋1800年前的文字。

而藥物的功用、主治，則引用《神農本草經》及《名醫別錄》中的內容加以論述，而不採用後世本草專書為依據，但對於後世醫家對於《神農本草經》中論述精闢的部分仍加以參考採用。

附上宋版五苓散組成及製服法：

五苓散

豬苓_{十八銖 去皮} 茯苓_{十八銖} 澤瀉_{一兩六銖} 白朮_{十八銖} 桂_{半兩 去皮}

右五味搗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

癒，如法將息。

第一節 茯苓

一、茯苓之命名

「茯苓」一名，《新修本草》：「茯苓」做「伏苓」⁸⁸。《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以下簡稱《證類本草》）、《大觀本草》皆做「茯苓」。⁸⁹「茯苓」一詞由來已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中茯苓作「服零」⁹⁰、「伏霑」⁹¹、「伏靈」⁹²。《史記·龜策列傳》做「伏靈」⁹³。《廣雅》則做「茯苓」⁹⁴，上述歷史記載中，可發現今所謂之「茯苓」，古代應做「伏霑」或「伏靈」。茯苓本意為何，仍需探其本原才能知其含意。

（一）、「伏」字

⁸⁸ [唐]蘇敬等撰，《新修本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1版），頁58。

⁸⁹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8月景印），頁295。

⁹⁰ 周一謀、蕭左桃主編，《馬王堆醫書考注》，頁211。原文：「以般服零，最取大者一枚，壽。壽之以壘，脂并之，以爲大丸，操。」

⁹¹ 同上注，頁271。原文：「□伏霑去滓，以汁肥豕，以食女子，令益甘中美。」

⁹² 同上注，頁278。原文：「治中者，以汾困始汾以出者，取□令見日，陰乾之，須其乾，□以稗□五，門冬二，伏靈一，即并搗，漬以水，令龜闔，即出而乾之。」

⁹³ [漢]司馬遷著，《史記》，頁1091。

⁹⁴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1版）〕，卷第十一上，頁222上。

「伏」字本意是一隻狗跟在人身邊，如《說文》：

伏，司也。从人，从犬，犬司人也。⁹⁵

所示。本身有順服、守候、跟隨之義。之後又解為潛藏、伏藏之義。

如《廣雅·釋詁四上》所云：

伏，藏也。⁹⁶

另「服」字之意《說文》云：

服，用也。一曰車右馱，所目舟旋，从舟，𠂔聲。𠂔，古文服，从人。⁹⁷

其本意和「伏」字相近。《爾雅·釋詁上》亦曰：

服，事也。⁹⁸

「服」自本身一樣具有服從、從事之意。故後代學者亦認為在有些情況下「伏」、「服」相通，如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所言：

「伏，假借為服。」⁹⁹《荀子·性惡》：「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郝

懿行注：「服與伏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做伏事。」¹⁰⁰

⁹⁵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八篇上，頁34上。段玉裁注：「司者，臣司事於外者也。司，今之伺字。凡有所司者必專守之。伏伺，即服事也，引伸之為俯伏，又引伸之為隱伏。」

⁹⁶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卷第四上，頁78上。

⁹⁷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八篇下，頁6下。段玉裁注：從舟從人者，凡事如舟之於人取切用也。凡事皆當如人之操舟也。

⁹⁸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翻印）〕，釋詁上，頁四十下。

⁹⁹ [清]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第二冊），頁892。

¹⁰⁰ [周]荀子著，[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2月4版），

因此「伏」字，之本意應是順服、守候、跟隨，如同犬隨伺在人
之側，茯苓必生於松根之下。

(二)、「霽」字

「霽」字本意是指下雨，《說文解字》：

霽，雨霽也。從雨𩇔，象霽形，《詩》曰：「霽雨其濛。」¹⁰¹

《廣韻·青韻》：

霽，落也；墮也。《說文》曰：「雨霽也。從雨𩇔，象霽形。」

或做零。¹⁰²

「零」字，做落下，零落之意，本身也有下雨之意。《玉篇·雨
部》：

霽，丁力切，落也。

零，同上，又徐雨也。¹⁰³

「靈」字本意為巫者奉玉並舞蹈以求神明降臨，與「靈」字相

頁 171。

¹⁰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十一篇下，頁 11 下。段玉裁注：霽，各本作零，今依廣韻正，霽與零義殊。許引東山霽雨，今作零雨，譌字也。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傳曰：零，落也。零亦當作霽。霽亦段靈為之。鄭風：零露漙（去メ弓ノ）兮，正義本作靈箋，靈落即霽落，雨曰霽霽。艸木曰零落。

¹⁰²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1 月 1 版）〕，下平第十五，頁 49 上。

¹⁰³ [梁]顧野王撰，《玉篇》〔《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1 月 1 版）〕，卷中，卷第二十，頁 75 上。

通。《說文·玉部》：

靈，巫也。以玉事神。從王，霤聲。

靈，靈或從巫。¹⁰⁴

其時或值久旱，巫師祈雨，而得此甘霖，故之後「靈」引申為為靈驗、神靈之意。

〈三〉、「伏靈」

茯苓多生於松樹之下，古人認為其乃松根靈氣結成，故《證類本草》引《圖經》云：

出大松下，附根而生，無苗、葉，花實，作塊如拳在土底，大者至數斤，似人形、龜形者佳，皮黑，肉有赤、白二種。或云是多年松脂流入土中變成，或云假松氣於本根上生。¹⁰⁵

茯苓除了和松樹有關之外和兔絲亦有關連，其命名與之應有關連。如《史記·龜策列傳》所載：

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搗者，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火此地燭也，火滅，即記其處，以新

¹⁰⁴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一篇上，頁38上。

¹⁰⁵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296。

布四丈還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¹⁰⁶

《淮南子·說山訓》亦云：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¹⁰⁷

且由《神農本草經》中得知，茯苓一名「茯菟」¹⁰⁸，或言其伏於兔絲之下故名。

由上可知，「茯苓」原做「服零」、或「伏靈」，或言其由在上之靈氣零落，而伏藏在土中日久結成。其靈氣之由來，或言松樹之靈氣結成，或言兔絲之靈氣相感結成，如宋王微《茯苓贊》：「皓苓下居，披紛上蒼。」¹⁰⁹

總之古人認為茯苓乃神靈之物，久服成仙，《證類本草》引陶隱居云：

仙經服食，亦為至要。云其通神而致靈，和魂而煉魄，明竅而益肌，厚腸而開心，調榮而理胃，上品仙藥也。善能斷穀不飢。為藥無朽蛀。¹¹⁰

¹⁰⁶ 〔漢〕司馬遷著，《史記》，頁 1091。

¹⁰⁷ 〔漢〕劉安撰，〔漢〕高誘注，《淮南子》（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3 年 6 月 6 版），卷十六，頁六下。注云：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

¹⁰⁸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1 版），頁 124。

¹⁰⁹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 297。

¹¹⁰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 296。

說明其要之平和，且久服通神靈，故又名「服靈」。

後世將「伏零」收入本草時，以其為草木之品，便將其「伏」字冠上「艸」字頭，「零」字之「雨」部改為「艸」部，以求統一，便成為今日所見的「茯苓」。

二、茯苓之功用

茯苓之功用就《神農本草經》記載：

茯苓，一名茯菟，味甘，平。主胸脅逆氣。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痛，寒熱，煩滿，欬逆，止口焦舌乾，利小便。久服安魂魄，養神，不饑，延年。生山谷大松下。¹¹¹

《名醫別錄》云：

茯苓，無毒。止消渴，好唾，大腹淋瀝，膈中痰水，水腫淋結，開胸府，調藏氣，伐腎邪，長陰，益氣力，保神守中，其有根者，名茯神。

茯神，味甘，平，主辟不詳，治風眩風虛，五勞七傷，口乾，止驚悸，多恚怒，善忘，開心益智，安魂魄，養精神，生太山

¹¹¹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 124。

松下，二月，八月採，陰乾。¹¹²

「茯苓」，《神農本草經》中列為上品，是中藥處方中極為常用的藥物，要歷代對於茯苓之論述頗多，《湯液本草》中引用《本草衍義》論茯苓：

茯苓、茯神，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闕也。¹¹³

誠為精闢。後世醫家多引其言轉述之，《神農本草經疏》引其說：

補心脾，伐腎邪，除濕利竅之極功也。¹¹⁴

《本草備要》亦云：

補心脾，通行水。¹¹⁵

然則如果是純然利水藥，為何又可「止口焦舌乾」呢？是知其並非純然之利水藥，歷代解說茯苓以《本草綱目》最佳：

茯苓氣味淡而滲，其性上行，生津液，開腠理，滋水源而下降，利小便，故張潔古謂其屬陽，浮而升，言其性也；東垣謂其為陽中之陰，降而下，言其功也。¹¹⁶

¹¹² 〔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6月1版），頁16。

¹¹³ 〔元〕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9月1版），頁145。

¹¹⁴ 〔明〕繆希雍著，鄭金生校注，《神農本草經疏》（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1版），頁453。

¹¹⁵ 〔清〕汪昂著，《本草備要》（台南：台南新世紀出版社，1980年8月），卷三，頁38。

¹¹⁶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台南市：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9月3版），頁1226。

李時珍解釋茯苓爲水氣轉輸的要藥，水氣在體內運行必先上行滋水之上源，而後才能下降通調水道；如此升陽氣，令水氣氣化上行，故能「止口焦舌乾」、「止消渴」；後又降陰氣，令水氣下降，故能「利小便」、治「大腹淋瀝，膈中痰水，水腫淋結」；水停心下故「逆氣、心下結痛、煩滿，欸逆」，茯苓能行水化氣，故能治之。

故傷寒方中與水氣有關之病症多用茯苓，或與豬苓配伍以助降陰氣利小便，如五苓散、豬苓湯；或與澤瀉相配伍，治水氣不能上達之眩暈、口渴，如五苓散、茯苓澤瀉湯；或與半夏配伍，去胃中痰水上逆而嘔，如小半夏加茯苓湯、半夏厚朴湯；或與桂枝配伍，治奔豚氣上衝，如苓桂甘棗湯；或與白朮配伍，治脾胃氣虛，無法運化胃中水飲，如苓桂朮甘湯、玄武湯。

茯苓能安心神爲其另一功用，《本草乘雅》稱其：

歲寒不凋，原具仙骨。雖經殘斫，神靈勿傷，其精英不發于枝葉，而返旋生氣，吸伏於踵，所謂真人之息也。¹¹⁷

故可治「驚邪恐悸」又可「安魂魄，養神」，皆以其通神而致靈。後世於此病症多用茯神代替，取其茯苓抱松木之根而生，以心治心。

¹¹⁷ [明]盧之頤覈參，《本草乘雅半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8月1版），頁105。

「茯」者，伏也，取其潛伏在下，如真人之息吸附於踵，故可安神、降邪逆之氣。「苓」者，零也、靈也，以其能運化水氣，以甘霖潤澤大地，萬物滋養；又能通「神靈」，故曰「茯靈」、「茯神」。

第二節 豬苓

一、豬苓之命名

「苓」字，其本意並非指豬苓、茯苓一類藥材。「苓」字，首見《詩經·唐風·採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¹¹⁸

多數學者認為此處「苓」指甘草，指出「苓」字與「藟」字相通，

《說文解字》：

苦，大苦，苓也，從艸古聲。¹¹⁹

《說文解字》：

藟，大苦也。¹²⁰

《爾雅·釋草》亦云：

藟，大苦。¹²¹

另外《說文》云：

¹¹⁸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譯》，頁 192。

¹¹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一篇下，頁十二下。段玉裁注曰：「毛傳，艸草，苓做藟。孫炎注云：『今甘艸也。』」

¹²⁰ 同上注，卷一篇下，頁三十上。段玉裁注曰：「此與前大苦，苓也。相乖刺。」其認為非指甘艸一類的藥物，其引述沈括筆談云：「爾雅：『藟，大苦。注云：蔓延生葉，似薄荷青莖赤。』此乃黃藥也，其為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草，非也。甘草枝葉全不同。」

¹²¹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釋草下一，頁五九下。郭璞注曰：「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薄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

苓，苓耳，卷耳，從艸，令聲。¹²²

卷耳，即今日之蒼耳子。¹²³總之，古代稱「苓」字並非指豬苓或茯苓一類藥材。

《吳氏本草》：「豬苓」做「賭零」¹²⁴。應是豬苓原字，後經演變才成爲今日所見的文字。「賭」字，今做「豬」。

《大觀本草》中豬苓條引《圖經》曰：

舊說是楓木苓，今則不必楓根下，乃有生土底，皮黑作塊似豬糞，故以名之。¹²⁵

又引陶隱居云：

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以名之。¹²⁶

《神農本草經》亦云：「豬苓，一名豶豬屎。」可見豬苓本意實是豬屎。。「賭零」，原意即豬屎。後將「零」字改爲艸字頭，就變成今日之「豬苓」。因豬苓外皮棕黑色，外形成薑狀，稍扁，表面凹凸平，形如豬糞，故名豬苓。

¹²²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一篇下，頁十七上。

¹²³ 《廣雅》：「苓耳、蒼耳、施常枲（ㄊ一ㄨˇ）、胡枲、枲耳。」

¹²⁴ [魏]吳普著，尙志鈞輯，《吳氏本草經》（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16。原文爲：「賭零，神農：甘。雷公：苦，無毒。如茯苓。或生冤句。八月采。」

¹²⁵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485。《圖經》又引《莊子》：「謂之豶糞。」司馬彪注云：「一名苓，根似豬矢，治渴。」

¹²⁶ 同上注，頁484。

二、豬苓之功用

豬苓之功用根據《神農本草經》記載為：

豬苓，一名豶豬屎。味甘，平，無毒。治痲瘡，解毒蠱疰不祥，
利水道。久服輕身耐老。生山谷。¹²⁷

《名醫別錄》云：

味苦，無毒，生衡山及濟陰、宛朐（ $\langle \square \checkmark \rangle$ ）二月、八月採，
陰乾。¹²⁸

《神農本草經》將豬苓歸於中品，也是五苓散中為唯一味中品的藥物，故其藥性較其他四味藥物更不宜久服，雖然《神農本草經》云其：「久服耐老輕身。」但歷代諸家論述豬苓時皆認為其乃利水之藥，不宜久服。如《本草衍義》云：

行水之功多，久服必損腎氣，昏人目。果欲久服者，更宜詳審。
¹²⁹

《湯液本草》引《藥類法象》云：

大燥，除濕，比諸淡滲藥大燥，亡津液，無濕證勿服。¹³⁰

後世對於豬苓多認其為純然利水藥，觀歷代醫書，單味豬苓主治亦皆

¹²⁷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 276。

¹²⁸ 〔梁〕陶弘景集，尙志鈞輯校，《名醫別錄》，頁 16。

¹²⁹ 〔元〕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頁 144。

¹³⁰ 同上注，頁 144。

與小便不利有關，如《外臺秘要》：

治妊娠患子淋。豬苓五兩，右一味搗篩，以白湯三合服方寸匕

為一服，漸至二匕，日三夜二，盡不差，宜轉下之，服甘遂散。

131

《子母秘錄》云：

治妊娠從腳上至腹腫，小便不利，微渴引飲。豬苓五兩末，以

熟水服方寸匕，日三服。¹³²

由上可知豬苓單獨使用時主治小便不利、下肢水腫、身腫等與水分代謝不利有關的疾病。且可用於妊娠婦人，其平和知性由此可見一斑。

《神農本草經》亦明言其「利水道」，但久服利水過多，如何又能「輕身耐老」，如此需更進一步探討。

《本草綱目》豬苓條云：

豬苓淡滲，氣升而又能降，故能開腠理，利小便，與茯苓同功。

但入補藥不如茯苓也。¹³³

李時珍曰茯苓、豬苓同為水氣轉輸之藥，二苓功用相近，皆可升陽氣，降陰氣，使水氣先上後下，小便自利。但李時珍認為兩者分別在於補性之有無，並非確論。豬苓、茯苓同為樹根靈氣所生成，但其主要之

¹³¹ [唐]王燾著，《外臺秘要》，頁 920。

¹³²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 485。

¹³³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頁 1230。

不同點，引用《本經疏證》所云：

夫松之概挺拔勁正，楓之概柔弱易搖，松之理麤疏，楓之理堅細，松之葉至冬益蒼翠而不凋，楓之葉至冬遂鮮赤而即落。是其一柔一剛，顯然殊致，茯苓屬陽，治停蓄之水不從陽化者；豬苓屬陰，治鼓盪之水不從陰化者。¹³⁴

是知茯苓乃使水氣和於陽，豬苓乃使水氣和於陰，茯苓著重於生陽氣，豬苓著重於瀉陰氣，茯苓陽中有陰，豬苓陰中有陽，故於《傷寒論》中水氣轉輸不利時，豬苓、茯苓多同用，使水氣轉輸恢復正常。如此評論當是。

但爲何仲景用藥配伍中茯苓用途廣，而豬苓用途有限？周岩在《本草思辨錄》中云：

茯苓之白，光潔而純；豬苓之白，幽暗而獷。茯苓甘淡，得土味之正；豬苓甘淡，得土味之偏。此茯苓所以主治廣，豬苓所以主治狹也。¹³⁵

此說有理，但仍未點出重點。仲景論中以扶陽氣、救陰液爲主，對於茯苓、豬苓的選用亦依此一標準。茯苓松根靈氣所成，陽氣較重，故多與白朮、附子、半夏、黃耆、桂枝等辛甘溫藥物配伍，以助其升發

¹³⁴ 〔清〕鄒澍編著，《本經疏證》（台北：志遠書局，1996年11月初版），頁243。

¹³⁵ 〔清〕周岩著，《本草思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年1月1版），頁143。

陽氣，其使用範圍較廣；反之，豬苓為楓樹靈氣所生，僅用於豬苓散、豬苓湯、五苓散等利水藥中，且多與茯苓、澤瀉、白朮等利水燥濕藥物相配伍，其使用範圍有侷限。可見二苓功用之不同並非在其補性有無，而在於陽氣之多寡。

「豬」者，水畜也。「零」者，落也。故其功專於水氣轉輸而偏於瀉陰氣，較之茯苓陰氣居多，陽氣較少，不如茯苓陽氣重能升發陽氣；其降陰氣之力多而無滋陰之力，不如澤瀉有先「澤」後「瀉」具有滋陰之力，但其藥物本身仍屬平和，孕婦亦可服用，《吳氏本草》亦將之列為上品藥物，但久服恐瀉陰之力過盛，利水過多，津液耗竭變生他病，故《神農本草經》將之歸於中品，合乎《神農本草經》序言：

中藥一百二十種，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

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¹³⁶

¹³⁶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4。



圖一、茯苓



圖二、豬苓

第三節 澤瀉

一、澤瀉之命名

「澤瀉」，為沼澤植物，因其生於沼澤鹽鹼地中，故名「澤瀉」。

「澤」，指沼澤；「瀉」，為鹽鹼的土地，由於該植物長生於沼澤邊緣斥鹵之地，因稱之「澤瀉」。

「澤瀉」之名最早出現在《楚辭·九歎·怨思》：

筐澤瀉以豹鞞兮，破荊和以繼築。¹³⁷

澤瀉古時稱作「蒹」，又名「蔦」。《爾雅·釋草》：

蒹，蔦。注曰：今澤蔦。¹³⁸

《詩經》中澤瀉一名做「蕒」¹³⁹。《說文·草部》：

蕒，水烏也。从艸，賣聲。詩曰：言采其蕒。¹⁴⁰

《爾雅·釋草》：

蕒，牛脣。注曰：毛詩傳曰：水蔦也，如緒斷寸寸有節，拔之

¹³⁷ [漢]劉向編，[後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章句補注》〔《楚辭八種》（台北市：世界書局，1989年11月5版）〕，頁179。

¹³⁸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一釋草，頁三十上。義疏曰：「即澤瀉也。劉向九嘆云：『筐澤瀉以豹鞞兮，破荊和以繼築。』王逸注：『澤瀉，惡草也』。本草云：『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鵲瀉。』陶注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

¹³⁹ 《詩經·魏風·汾沮洳》：「彼汾一曲，言采其蕒。」

¹⁴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一篇下，頁五十一上。

可復。¹⁴¹

「澤瀉」漢代以前一名「藩」，一名「蕒」¹⁴²，自漢代後又名「葛」或「烏」，都是指今日之澤瀉。

《醫心方》「澤瀉」作「澤烏」。¹⁴³

「烏」字本意指鹽鹼之地。如《漢書·溝洫志》曰：

鄴有賢令兮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梁。

顏師古注：烏，即斥鹵也。謂鹼鹵之地也。¹⁴⁴

「瀉」字亦指鹽鹼之地。《廣韻·昔韻》：

瀉，鹼土。¹⁴⁵

《漢書·地理志上》：

海濱廣瀉。

顏師古注：瀉，鹼鹵之地。¹⁴⁶

另，車前一名「馬烏」¹⁴⁷、「勝烏」¹⁴⁸，觀兩種植物外型相似，

¹⁴¹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一釋草，頁三八上。義疏引陸璣疏云：「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本草澤瀉一名水瀉，瀉與葛同是蕒。即澤瀉，與上藩葛同也。」

¹⁴² 對於「蕒」字，歷代注釋者多有歧異，陸璣云：「今澤瀉也。」郝懿行認為：「今驗，馬烏生水中者，葉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俗名馬耳，郭注似指此為水葛，而非即澤瀉也。」鄭玄注詩經：「蕒狀似麻黃，亦謂之續斷，其節拔可復續，生沙陂。」

¹⁴³ 〔日〕丹波康賴撰，《醫心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6月1版）頁22。

¹⁴⁴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漢書集注》（第二冊），頁1677-1678。

¹⁴⁵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入聲，昔韻第二十二，頁132。

¹⁴⁶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漢書集注》（第二冊），頁1526。

¹⁴⁷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一釋草，頁六十上。原文：「芣苢，馬烏。馬烏，車前。」

¹⁴⁸ 〔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頁46。原文：「一名芣苢，一名蝦蟆衣，一

僅大小，澤生、陸生不同。因此古代稱呼澤瀉爲烏，外型類似且陸生的車前便俗稱爲馬烏，後來爲了區別便加上一澤字，以示區分其不同。如同《本草經考注》引奈須玄盅所云：

車前、澤烏一類，陸生者小而採實，澤生者大而採根，主療不相遠，路生故曰陵烏、馬烏，水生故曰澤烏、鵠烏也。¹⁴⁹

因此「澤瀉」之名的由來，是因爲生長在鹽鹼之地中所以因此而命名，歷代諸家皆認爲「澤瀉」之功用多在瀉水，多望文生義。

二、澤瀉之功用

澤瀉在《神農本草經》中功用如下：

澤瀉，一名水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味甘寒。治風寒濕痺，乳難，消水，養五臟，益氣力，肥健，久服耳目聰明，不飢，延年，輕身，面生光，能行水上。生池澤。¹⁵⁰

《名醫別錄》云：

澤瀉，味鹹，無毒。主補虛損、五勞，除五臟痞滿，起陰氣，止洩精、消渴，淋瀝，逐膀胱三焦停水。扁鵲云：「多服病人

名牛遺，一名勝烏。」

¹⁴⁹ 〔日〕森立之著，《本草經考注附枳園叢考》，頁154。

¹⁵⁰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70-71。

眼。」一名及瀉，生汝南。五月六月八月採根，陰乾。畏海蛤，文蛤。

葉，味鹹，無毒。主治大風，乳汁不出，產難，強陰氣。久服輕身。五月採。

實，味甘，無毒。主風痺、消渴，益腎氣，強陰，補不足，除邪濕。久服面生光，令人無子。九月採。¹⁵¹

歷代諸家對於澤瀉之認識多認為是利水之藥。如：《本草衍義》：「其功尤長於行水。」¹⁵²《湯液本草》：引《藥類法象》云：「除濕之聖藥。」¹⁵³《景岳全書》：「除濕止渴聖藥，通淋利水仙丹。」¹⁵⁴《本草綱目》：「澤瀉氣平，味甘而淡。淡能滲泄，氣味俱薄，所以利水而泄下。」¹⁵⁵幾乎所有醫家對於澤瀉功用一致認為是利水之品，果真如此嗎？那為何《神農本草經》將之列於上品。

再觀《神農本草經》和《名醫別錄》，澤瀉的主治功用有許多有疑義的地方。如同《本草乘雅》所言：

以其利水道也，又能止寒精之自出；以其明目也，又能使人目

¹⁵¹ 〔梁〕陶弘景集，尙志鈞輯校，《名醫別錄》，頁 25。

¹⁵² 〔元〕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頁 103。

¹⁵³ 同上注，頁 103。

¹⁵⁴ 〔明〕張介賓編著，《景岳全書》（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 年 10 月再版），頁 941。

¹⁵⁵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頁 782。

盲；以其催產難也，又能種人子息。¹⁵⁶

如此相互矛盾的功用同時出現，令歷代諸家在解釋澤瀉的功用時有許多不同解釋。

歷代醫家有的認為澤瀉所主治之病症多為濕熱之證，利去濕熱則病症除已；若無病之人服之，則津液耗傷過度又能令人致病。如：《湯液本草》：引《藥類法象》：

治小便淋瀝，去陰間汗。無此疾服之，令人目盲。¹⁵⁷

《本草綱目》：

脾胃有濕熱，則頭重而目昏耳鳴。澤瀉滲去其濕，則熱亦隨去，而土得令，清氣上行，天氣明爽，故澤瀉有養五臟、益氣力，治頭旋、聰明耳目之功。若久服，則降令太過，清氣不升，真陰潛耗，安得不目昏耶？¹⁵⁸

《景岳全書》：

第其性降而利，善耗真陰，久服能損目痿陽。若濕熱壅閉而目不明者，此以去濕，故亦能明目。¹⁵⁹

《本草經疏》：

¹⁵⁶ [明] 盧之頤覈參，《本草乘雅半偈》，頁 105。

¹⁵⁷ [元] 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頁 103。

¹⁵⁸ [明] 李時珍撰，《本草綱目》，頁 782。

¹⁵⁹ [明] 張介賓編著，《景岳全書》，頁 941。

其性利水除濕，則因濕熱所生之病，靡不除矣。¹⁶⁰

亦有認為澤瀉乃純然利濕之品，其能明目，在於與其他藥物配伍才能顯現出其功能。如《本草備要》曰：

昂按：六味丸有熟地之濕，丹皮之涼，山藥之澀，茯苓之滲，山茱之收，澤瀉之瀉，補腎而兼補脾，有補而必有瀉，相和相濟，以成平補之功，乃平淡之神奇，所以為古今不易之良方也。

161

但此說似乎不合《神農本草經》之義，若真如此《神農本草經》為何將之置於上品。

另有醫家則認為，澤瀉乃淡滲之物，其能去水，必先上行而後下降，是說起自李瀕湖¹⁶²，張隱庵接著在《本草崇原》中云：

澤瀉，水草也。氣味甘寒，能啓水陰之氣上滋中土。¹⁶³

陳修園繼承其說在《神農本草經讀》中幾乎相同論述：

澤瀉氣寒，水之氣也；味甘無毒，土之味也；生於水而上升，能

¹⁶⁰ [明] 繆希雍著，鄭金生校注，《神農本草經疏》，頁 234。

¹⁶¹ [清] 汪昂著，《本草備要》，卷三，頁 3-4。

¹⁶² [明] 李時珍撰，《本草綱目》，頁 1226。茯苓條：「茯苓氣味淡而滲，其性上行，生津液開腠理，滋水之源而下降，利小便。故潔古謂其屬陽，浮而升，言其性也；東垣謂其為陽中之陰，降而下，言其功也。《素問》云：『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觀此，則知淡滲之藥，俱皆上行而後下降，非直下行也。」

¹⁶³ [明] 張志聰著，《本草崇原》（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1 版），頁 21。

啓水陰之氣上滋中土也。¹⁶⁴

此一說法對於先前之疑義有所發揮，說明澤瀉並非純然利濕之品，其功用在於起水中陰氣先上後下。

鄒澍在《本經疏證》中將澤瀉功能解釋的更加明晰，認為澤瀉的功用在於使未經脾胃運化的「生水」上行顛頂而後下降，其利水之功與二苓不同，二苓作用於脾胃，脾胃水氣運化不輸，「熟水」之陰氣或陽氣無法相和，無法上行或下輸。論中曰：

夫澤瀉爲物，不生於深水，而生於淺水，是以知其僅能引水上輸，不能引津液上朝；不用其苗而用其根，是以知其力之所始，必起于水中，其苗能出水面，上與天氣相接，是以知其力之所竟，可至於極上。¹⁶⁵

《金匱要略》中之澤瀉湯，湯中白朮、澤瀉同用，治頭眩，身重小便不利。¹⁶⁶《黃帝內經素問·病能篇》中治酒風亦用白朮、澤瀉、麩銜治療。¹⁶⁷皆是用澤瀉以治在上之病，更能說明其功用。誠如同周岩《本草思辨錄》所言：

¹⁶⁴ [清]陳修園著，《神農本草經讀》〔《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12月）〕，頁14。

¹⁶⁵ [清]鄒澍編著，《本經疏證》，頁63。

¹⁶⁶ [漢]張機著，何任主編，《金匱要略校注》，頁128。原文：心下有支飲，其人苦眩冒，澤瀉湯主之。

¹⁶⁷ 郭靄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上冊），頁596。黃帝曰：「有病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麩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

澤瀉形圓，一莖直上，能起極下之陰以濟極上之陽，平極上之陽淫。¹⁶⁸

澤瀉的作用如同其名，先「澤」後「瀉」，令腎中之「生水」先上後下，有「潤澤」之意，雖然最後之作用仍為利水，但仍具有滋陰之功能，故金匱腎氣丸中用澤瀉，亦是取其滋陰之力，並非純然利水之藥。

¹⁶⁸ 〔清〕周岩著，《本草思辨錄》，頁 73。

第四節 朮

一、朮之命名

古書所謂「朮」者，並無分白朮、蒼朮。《神農本草經》僅朮一味，無分蒼白。《爾雅》云：

朮，山薊、楊枹（音孚）薊。¹⁶⁹

也沒有區分白者或蒼者。至陶隱居乃言：

朮乃有兩種：白朮葉大有毛而作極，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

赤朮，葉細無極，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¹⁷⁰

此後才開始區分為兩種。

而「朮」字之本意，《說文》曰：

朮，山薊也。從艸，朮聲。¹⁷¹

其「朮」作「朮」。

而「朮」的另一解釋《說文》曰：

朮，秬或省禾。¹⁷²

¹⁶⁹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一釋草，頁三上。注曰：「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又注曰：「似薊而肥大，今呼之馬薊。」

¹⁷⁰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 182。

¹⁷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一篇下，頁二十九下。

「秫」字《說文》曰：

秫，稷之黏者。從禾，朮，象形。¹⁷³

其本意是指高粱之黏者。而後世假借五穀雜糧之黏者亦謂之秫。段玉裁注：

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曰秫。陶淵明使公田二頃五十畝種

秫，稻之黏者也。崔豹古今注所謂秫者，黏稻是也。¹⁷⁴

「朮」字其篆文象稻高粱成熟時彎曲低下的樣子「𠂔」¹⁷⁵，後世再加上「禾」部旁，更明確指穀類，而「朮」字則指為今日草藥之白朮、蒼朮之類。

二、蒼朮或白朮

朮有兩種，仲景所用之「朮」，是白朮亦或是蒼朮，歷來頗多爭議。而近代使用仲景方的醫家多因仲景書上皆云「白朮」，故多尊經方使用「白朮」。卻不知古時並無蒼白朮之分，《黃帝內經素問·病能篇》只曰「朮」：

黃帝曰：「有病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

¹⁷² 同上注，卷七篇上，頁四十二上。

¹⁷³ 同上注。

¹⁷⁴ 同上注。

¹⁷⁵ 《本草乘雅》則認為與其植物外型有關：「朮從木，觀葉葉相對，抱莖生，儼似木字。」

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¹⁷⁶

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諸傷第十七治方作「梳根」¹⁷⁷，胛傷第二治方作「荒」¹⁷⁸。《武威漢代醫簡》中亦作「荒」¹⁷⁹，是知漢代只言「荒」，不分蒼白。

王叔和《脈經》中「桂枝茯苓白朮甘草湯」作「桂枝茯苓朮甘草湯」¹⁸⁰，「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作「桂枝去桂加茯苓朮湯」¹⁸¹，「白朮附子湯」作「朮附子湯」¹⁸²。書中凡傷寒論中湯名有「白朮」者皆作「朮」，並無例外，由此可知西晉時王叔和整理仲景書籍時並無「白朮」一詞，仍是用「朮」。

《肘後備急方》中「白朮」與「朮」相互混用，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老君神明白散用「朮」¹⁸³，治卒患腰脇痛諸方中治腰中常冷如帶錢方用「朮」¹⁸⁴，治卒霍亂諸急方之崔氏理中丸用「白朮」¹⁸⁵。因《肘

¹⁷⁶ 郭靄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上冊），頁 596。

¹⁷⁷ 嚴健民編著，《五十二病方注補釋》（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2005 年 2 月 1 版），頁 15。
原文：「令金傷毋痛，取薺孰乾實，燻令焦黑，治一，梳根去皮，治二，凡二物并和，取三指最到節一，醇酒盈一衷杯，入藥中，撓飲。」

¹⁷⁸ 同上注，頁 160。原文：「胛久傷，胛久傷者癰，癰潰，汁如靡，治之，煮水二斗，鬱一參，荒一參，凡三物，鬱、荒皆治，□湯中，即炊湯。」

¹⁷⁹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頁 2。

¹⁸⁰ 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57。

¹⁸¹ 同上注，頁 257。

¹⁸² 同上注，頁 299。

¹⁸³ 〔晉〕葛洪撰，《肘後備急方》（台北：集文書局，1997 年 1 月再版），頁 53。

¹⁸⁴ 同上注，頁 116。

後備急方》約爲西元310年前後葛洪編撰，西元500年左右陶弘景增補《肘後救卒方》爲《肘後百一方》，其中已分不清何條文爲葛洪所撰。是知陶弘景時期，或已有「白朮」一名稱出現，而將之加入其中。而陳延之所著《經方小品》殘卷中之半夏枳實湯亦用「朮」¹⁸⁶，可知魏晉南北朝間仍有用「朮」者。這與，唐代《證類本草》引述陶弘景之言：「朮乃有兩種。」時間上可以相互契合。更證明其說可信。

敦煌醫書中《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中小玄武湯¹⁸⁷、大玄武湯¹⁸⁸、小補脾湯¹⁸⁹、大補脾湯¹⁹⁰中之組成皆作「朮」而不言「白朮」。且陶隱居言：「朮乃有兩種。」是知「朮」分爲蒼朮、白朮兩種應始自陶弘景之時，而仲景時應仍用「朮」，現今所見仲景書中「白朮」乃後代好事者補加上去的。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五苓散條中方解亦認爲「朮」上上不當有「白」字，認爲是後人所加。¹⁹¹故《尚論篇》於其中有「白朮」的地方，皆改爲「朮」。

另唐《千金要方》宋臣凡例云：

¹⁸⁵ 同上注，頁 35。

¹⁸⁶ 〔南北朝〕陳延之撰，高文鑄輯校注釋，《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年 6 月 1 版），頁 30。

¹⁸⁷ 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頁 191。

¹⁸⁸ 同上注，頁 192。

¹⁸⁹ 同上注，頁 177。

¹⁹⁰ 同上注，頁 178。

¹⁹¹ 〔明〕方有執撰，《傷寒論條辨》，頁 15。

白朮一物，古書惟只言朮，近代醫家咸以朮為蒼朮，今則加以白字，庶乎臨用無惑矣。¹⁹²

《本草衍義》亦云曰：

蒼朮，其長如大拇指，肥實，皮色褐，氣味辛烈，須米泔浸洗，再換泔，浸二日去上麤皮。白朮麤促，色微褐，氣味亦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經》止言朮，未見分其蒼，白二種也。只緣陶隱居言朮有兩種，自此人多貴白者。今人但貴其難得，惟用白者，往往將蒼朮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類，蒼朮為最要藥，功尤速殊。不詳本草原無白朮之名，近世多用，亦宜兩審。嵇康曰：聞道人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亦無白字。¹⁹³

如此知，若單言「朮」者，唐代以前多用「蒼朮」。

吾人認為古時稱「朮」有可能指今日所謂「蒼朮」，「蒼朮」一名首見《日華子本草》：「朮蒼者去皮。」《本草經考注》引剛邨尚謙曰：

古方所用朮皆是蒼朮，白字已云「味苦」，陶云：「赤朮苦而多膏」，馬玄臺釋：《素問病能篇》云：「朮即蒼朮。」可從。

¹⁹² 〔唐〕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頁4。

¹⁹³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151。

《圖經》云：「古方所用皆白朮。」不知何據。¹⁹⁴

再如《神農本草經》功用中有「作煎餌」一詞，陶氏亦云：「赤朮可作煎用。」《圖經》亦云：

服食家多單餌之，或合白茯苓，或合石菖蒲，並搗末，旦日水調服，晚再進，久久彌佳又斲取生朮，去土，水浸再三，煎如飴糖，酒調飲之更善，今茅山所製朮煎，是此法也。¹⁹⁵

再者《傷寒論》所論為外感風寒濕所傷之病，中用方用「朮」者，如麻黃加朮湯、五苓散、越婢加朮湯、桂枝人參湯、甘草附子湯、桂枝附子湯，皆是取其發散風水或風濕，真武湯、附子湯取其去下焦寒濕，皆取其蒼朮發汗燥濕之功，而非白朮補中之效。如此朮有可能指蒼朮。

誠如寇宗奭《本草衍義》所言，唐宋時代之醫家或因白者難得，而多貴白者，在朮之名前再加一白字，便成為今日之白朮，實則古代時並無蒼白朮之分別，且有可能指蒼朮。

三、朮之功用

「朮」之功用《神農本草經》云：

¹⁹⁴ 〔日〕森立之著，《本草經考注附枳園叢考》，頁 140。

¹⁹⁵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 151。

朮，一名山薊，味苦溫，無毒，治風寒濕痺、死肌、瘰、疽，
止汗、除熱、消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饑。生山谷。

196

《名醫別錄》云：

朮，味甘，無毒。主治大風在身面，風眩頭痛，目淚出，消痰
水，逐皮間風水結腫，除心下急滿，及霍亂，吐下不止，利腰
臍間血，益津液，暖胃，消穀，嗜食。一名山薑，一名山連，
生鄭山、漢中、南鄭。二月、三月、八月、九月採根，暴乾。¹⁹⁷

不論蒼朮、白朮，歷代醫家多認為「朮」是脾胃要藥，其功能
在於燥濕、補脾。《本草蒙筌》曰：

謨按：朮雖二種，補脾燥濕，功用皆同，但白者補性多，且有
斂汗之效；蒼者治性多，惟專發汗之能。¹⁹⁸

《本草綱目》引張元素曰：

蒼朮與白朮主治同，但比白朮氣重而體沈，若除上濕發汗，功
最大，若補中焦，除脾胃濕，力少不如白朮。¹⁹⁹

後世多認為兩者俱為陽草，苦溫燥濕，蒼朮、白朮之不同，一在表發

¹⁹⁶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 51。

¹⁹⁷ [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頁 22。

¹⁹⁸ [明]陳嘉謨撰，《本草蒙筌》〔《中國醫學大成績集》（第五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1 版）〕，頁 20。

¹⁹⁹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頁 429。

散風濕，一在裏補脾燥濕。皆爲去濕之要藥。多用於脾氣虛乏，因虛而不能制濕者，不可用於脾胃陰虛之人。《本草經疏》云：

凡臟皆屬陰，世人但知求能健脾，此蓋指脾爲正邪所干，求能燥濕，濕去則脾健，故曰補也。寧知脾虛而無濕邪者用之，反致燥竭脾家津液，是損脾陰也，何補之足云。²⁰⁰

《得配本草》亦云：

脾本陰臟，固惡濕，又惡燥。太潤未免泥滯，太燥反成頑土。如不審其燥濕，動以白朮爲補脾開胃之品，而妄用之，脾陰虛乏，津液益耗，且令中氣愈滯，胃口愈閉，肺金絕其元，腎水增其燥，陰受其害，不可勝數。²⁰¹

上述此論點多爲後世所遵從，但《神農本草經》言明「久服輕身、延年、不饑」，歷代亦多有用蒼朮爲膏久服者²⁰²，後世醫案中亦有用大量生白朮治便秘者。然其爲燥濕耗散津液之品耶？

對此一疑點，《本草崇原》提出：

白朮作煎餌²⁰³，則燥而能潤，溫而能和，此先聖教人之苦心，

²⁰⁰ [明] 繆希雍著，鄭金生校注，《神農本草經疏》，頁 216。

²⁰¹ [清] 施紋、嚴潔、洪煒撰，《得配本草》〔《中國醫學大成續集》（第八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1 版）〕，頁 89。

²⁰² [宋]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 12 月 1 版），頁 134-136。云：微患飲癖三十年，以蒼朮一斤爲丸服三月而癒。

²⁰³ 張隱庵、陳修園皆認爲白朮作煎餌，然陶宏景曰：「白朮少膏，可作丸散，赤竹多膏可作煎用。」歷代亦有許多蒼朮製膏之方法，張隱庵、陳修園認爲《神農本草經》所言「朮」爲「白

學者所當體會者也。²⁰⁴

陳修園《神農本草經讀》：

作煎餌三字另提，先聖大費苦心，以白朮之功在燥，而所以妙處在於多脂。張隱庵曰：「土有濕氣，始能灌溉四旁，如地有雨露，始能發生萬物。」今以生朮刮去皮，急火炙至熟，則味甘溫而質滋潤，久服有延年不饑之效。可見今炒熟、炒黑、土蒸、水漂等制，大失經旨。²⁰⁵

如此今日市面所售之「白朮」皆為人工種植，非天生朮有豐富脂膏，再用黃土炒過，潤澤之性全失，僅存無形之燥性，功用上自然燥烈，不宜於陰虛之人。

然而「朮」之功用，與其名稱有相當大的關係，前已述「朮」原作「荒」或「秫」，本意是指五穀雜糧之黏者，而「朮」亦多脂而黏，因而名之。《內經》所謂「秫米」指小米之黏者²⁰⁶；《說文》所謂「秫」指今日之黏高粱²⁰⁷，今日所謂「秫米」，指糯米一類；不論軟小米、黏高粱、糯米皆指其黏膩，不易消化，其性皆較溫，易助熱，有溫補之效。而使用「朮」時亦應取其黏脂，其性溫燥，其體甘潤，兩者相

朮」，故有此言。

²⁰⁴ [明]張志聰著，《本草崇原》，頁3-4。

²⁰⁵ [清]陳修園著，《神農本草經讀》，頁3-4。

²⁰⁶ [清]王孟英原著，吳海峯評注，《評注飲食譜》（台北：知音出版社，1995年），頁60。

²⁰⁷ 同上注，頁60。

互爲用，故不論蒼朮、白朮，皆應生用，過度炮製反失其性。故《本草求真》言：「生則較熟性更鮮，補不滯膩。」

古時不分蒼白朮，如今於臨床應用經方時，應依病症配合其藥性、功用之差異，加以選用適合方證之藥物。如森立之引：菡庭先生云：

仲景之時，無蒼白之分，未之其所用為何？然在今世，則以二朮隨宜為妙，如桂枝加朮及甘草附子湯，並用蒼朮，正見其效。

208

又引施發《續易簡方》云：

夫去濕以朮為主，古方及《本經》只言朮，未嘗有蒼白之分，自陶隱居言有兩種，後人以白者難得故貴而用之，殊不知白朮肉厚而味甘，甘入脾，能緩而養氣，凡養氣調中者相宜耳。蒼朮肉薄而味辛烈，辛烈走氣而發外，凡於治風去濕則相宜耳。²⁰⁹

²⁰⁸ 〔日〕森立之著，《本草經考注附枳園叢考》，頁 140。

²⁰⁹ 同上注。



圖三、澤瀉



圖四、蒼朮



圖五、生白朮



圖六、土炒白朮

第五節 桂

一、桂之命名

「桂」之名在漢代已經開始使用，《爾雅》曰：

稷，木桂。²¹⁰

《爾雅義疏》引《南方草木狀》²¹¹云：

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顛，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更無雜樹，有三種皮赤者為丹桂，葉如柿者為菌桂，葉似枇杷者為牡桂。²¹²

《說文》曰：

稷，桂也。

桂，江南木，百藥之長，從木，圭聲。²¹³

「桂」字的本意和「圭」字有關，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謂其：

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道如圭形，故字從圭。²¹⁴

²¹⁰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二釋木，頁八下。

²¹¹ 西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 304)嵇含所著。

²¹²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二釋木，頁八下。

²¹³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六篇上，頁三下-四上。

²¹⁴ 〔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北京：新華書店，1955年8月1版），頁39。

「圭」，是古代貴族朝聘、祭祀、喪葬時的禮器，這種玉圭上尖下方，中間有兩道縱文，似桂葉之形狀，因此將葉如玉圭的樹木稱作桂。

「圭」字的起源，《漢字源流字典》認為「圭」字的起源與古代生殖器崇拜有關。²¹⁵而桂樹，郭璞注《爾雅》曰：

今江東呼桂厚皮者為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²¹⁶

桂樹之生長特性，皆是因為其陽氣旺盛，故能「叢生巖嶺」、「冬夏常青」，「間無雜木」；而其主治功用，肉桂多用於腎陽虛之證，桂枝用於外感風寒之證；皆是取其陽氣以暖腎、以驅寒氣。故古人認其具備純陽之特性，故將之列為「百木之長」，名之曰「桂」，取其從「圭」，以其似男子純陽之德。

二、桂枝或桂

古時醫方中並無「桂枝」之名，《神農本草經》所載有「箇桂」、「牡桂」兩種，《新修本草》引《名醫別錄》文，又多一品目「桂」。

²¹⁵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頁 159。「圭」，會意字，金文從二土，用來表示像雄性生殖器形狀的玉器。圭，長條狀，下為方形，上成三角形或圓形，正是雄性生殖器龜頭的形狀，古人崇拜生殖神，故將玉做成土形以為禮器，在生活中廣泛使用。正因如此，古代生男孩則「弄璋」，望其成大器。篆文訛作二土，隸變後楷書寫作「圭」。

²¹⁶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下二釋木，頁八下。

至此與「桂」有關的便有三種，歷代諸醫家在解釋這三種品目時歧異很多，《本經逢原》云：

《本經》之言牡桂，兼肉桂、桂心而言；言菌桂，兼桂枝而言也。²¹⁷

《神農本草經讀》則認為：

牡，陽也，牡桂者，即今之桂枝，桂皮也。菌，根也，即今之肉桂、厚桂也。²¹⁸

《本經疏證》和陳修園有相似的解釋：

按菌，大竹也，桂之本根，去心而留皮者象之，今所謂肉桂是也。牡對牝而言，門之軸所藉以辟闔者曰門牡，菌桂去心而卷似牝，則桂之尖但去粗皮而不去心者，象牡矣，今所謂桂枝是也。²¹⁹

另外陳藏器《本草拾遺》云：

菌桂、牡桂、桂心，以上三色並同是一物。²²⁰

認為三種是同一植物，因為採集的部位、新舊、厚薄的差異而分為三類。如此紛亂的解釋令人不知所從。

²¹⁷ [清]張璐著，趙小青等校注，《本經逢原》（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7月1版），頁181。

²¹⁸ [清]陳修園著，《神農本草經讀》，頁25。

²¹⁹ [清]鄒澍編著，《本經疏證》，頁94。

²²⁰ [唐]陳藏器撰，尙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4月1版），頁373。

「桂枝」一詞於《楚辭》、《後漢書》等秦漢非醫學書籍中已經出現²²¹，但在醫學類古籍中出現，一直要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出現，且僅出現在方名中；並非出現在藥物組成中。

桂枝湯方名在《肘後備急方》中曾出現過，但無組成：

凡治傷寒方甚多，其有諸麻黃、葛根、桂枝、柴胡、青龍、白虎、四順、四逆二十餘方，並是至要者。²²²

在《經方小品》殘卷中亦出現「桂枝湯加烏頭湯」一名詞，其藥方組成同今《傷寒論》之「桂枝湯」相同，但「桂枝」作「桂肉」²²³。可見以「桂枝」作為湯名，當在《小品方》、《肘後備急方》之前就有人使用了。但其組成中卻都使用「桂心」、「桂肉」一詞，而不是用「桂枝」，對此一點筆者深感困惑，既以「桂枝」之名命名湯方，但組成卻不用「桂枝」之名，反而用「桂心」、「桂肉」，是否在當時「桂枝」、「桂心」、「桂肉」所指乃同一種東西？

將「桂枝」做為藥物使用一直要到《新修本草》才出現此一名稱：

今按桂有二種，桂皮稍不同，若菌桂，老皮堅板無肉，全不堪

²²¹ 《中文大辭典》（第五卷）（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3年10月9版），頁7136。

²²² 〔晉〕葛洪撰，《肘後備急方》，頁46。

²²³ 〔南北朝〕陳延之撰，高文鑄輯校注釋，《小品方》，頁34。

用。其小枝薄卷及二、三重者，或名菌桂，或名筒桂。其牡桂，嫩枝皮，名為肉桂，亦名桂枝。其老者，名木桂，亦名大桂。

224

又云：

木桂，古方亦用木桂，或云牡桂，即今木桂及單名桂者是也，此桂，花、子與菌桂同，惟葉倍長，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厚理麤，虛如木，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皺起，味辛美，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

以「桂枝」做為藥物且入湯方之中，一直要到唐代才開始使用，且依據《新修本草》其乃牡桂嫩枝的皮。和今日所用樹幹末稍嫩枝全體的「桂枝」有些許不同。「桂」類藥物的演變，從「桂」到「桂肉」到「桂心」，最後「桂枝」，這些藥名都是源自「牡桂」此種植物。依照採集的部位而有差異。此外唐代時期的著作《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桂枝」、「桂心」交互使用。煌醫書中《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亦是使用「桂枝」、「桂心」，並無固定名稱。

宋代大校正之後，所有仲景相關書籍《傷寒論》、《金匱要略》、《玉函經》方中組成均作「桂枝」，「桂心」此一名稱在傷寒類書中則不復見矣。且《傷寒論》中「桂枝」皆作去皮。

²²⁴ [唐]蘇敬等撰，《新修本草》，頁 69。

日本真柳誠經過考證認為「桂枝」乃今日所使用之「肉桂」，雖其考證歷歷，但吾人認為仍有不妥之處。²²⁵

觀「桂枝」之「枝」字，《說文解字》云：

枝，木別生條也，从木，支聲。²²⁶

由此便可知，唐代以前桂枝湯中之「桂心」或「桂肉」，並非今日取自牡桂身幹之「肉桂」，而是使用牡桂的枝條。

元·王好古在《湯液本草》中對於「桂」的分類有很好的解釋：

《本草》所說茵桂、牡桂、版桂，厚薄不同，大抵細薄者為枝、為嫩，厚脂者為肉、為老，處其身者為中也。不必黃色為桂心，但用皮與裏，止用其身中者為桂心。不經水而味薄者一名柳桂。

227

有此可知後代對於「桂枝」、「肉桂」的使用上兩者有所分別，又云：

《本經》只言桂，而仲景又言桂枝者，蓋亦取其枝上皮也，其本身麤厚處亦不中用。

又引用《本草別說》曰：

²²⁵ [日]真柳誠，《林億等將張機醫書的桂類藥名改為桂枝》2005-10-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稿。

²²⁶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六篇上，頁二十二上。段玉裁注：「艸部曰：『莖，枝主也。』幹與莖為艸木之主。而別生條謂之枝。枝必岐出也。」

²²⁷ [元]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頁125-126。

桂枝者桂條也，非身幹也，取其輕薄而能發散。一種柳桂乃小嫩枝條也，尤宜入上焦藥。²²⁸

由上，或者我們可以猜測，宋代時所言「桂枝」仍是指樹枝之皮，至後世不知何因改用樹梢細枝入藥。

今日市面上有關「桂」的藥物有「桂枝」、「桂心」、「桂皮」、「桂通」、「肉桂」數種之多，其中「桂枝」即一般所用嫩枝全體，今日多用此物，「桂心」則是細枝去除中心木質部取外層樹皮，類似「桂枝」之外皮；「桂皮」與「桂通」則又是較粗樹枝的樹皮，類似「肉桂」但厚度較薄，味較辛辣，然而又分去皮、不去皮兩種；「肉桂」則是身幹的樹皮，厚度厚，氣味厚重。

綜合上述，吾人則認為唐代之前對於「桂」類藥物並沒有作明確的區分，唐代時所謂「桂枝」應是樹皮無誤，除去外表粗皮後謂之「桂心」或「桂肉」，類似今日去皮之「桂皮」或「桂通」，但非今日所指氣味厚重之「肉桂」，亦非現今所用之嫩枝全體「桂枝」，其使用的部位可能是較細樹枝的皮，其上仍有粗皮，故宋代校正之後的相關《傷寒論》書籍中「桂枝」皆作去皮，原因即在此。

²²⁸ 同上注，頁 126。

三、桂之功用

桂枝之功用《神農本草經》云：

牡桂，味辛，溫，無毒。主上氣欬逆，結氣，喉痺，吐嘔，利關節，補中益氣，久服通神，輕身不老。生南海山谷。²²⁹

《名醫別錄》云：

牡桂，無毒。主治心痛，脅風，脅痛，溫筋通脈，止煩，出汗。
230

桂，味甘。辛，大熱，有毒。主溫中，利肝肺氣，心腹寒熱，冷疾，霍亂轉筋，頭痛腰痛，出汗，止煩，止唾，欬嗽鼻鼈，能墮胎，堅骨節，通血脈，理疏不足，宣導百藥，無所畏。久服神仙不老。生桂陽。二月、七八月、十月採皮，陰乾。²³¹

歷代諸家在評論「桂枝」多認為其功上行發表、入上焦，或言其調和營衛、疏發風邪，《湯液本草》云：

《素問》謂辛甘發散為陽，故張仲景桂枝湯治傷寒表虛，皆須此藥，是專用辛甘之意也。²³²

《本草綱目》云：

²²⁹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 117。

²³⁰ 〔梁〕陶弘景集，尙志鈞輯校，《名醫別錄》，頁 36。

²³¹ 同上注，頁 36。

²³² 〔元〕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頁 126。

桂枝透達營衛，故能解肌而風邪去，脾主營，肺主衛，甘走脾，辛走肺也。²³³

《景岳全書》亦云：

桂枝氣輕，故能走表，以其善調營衛，故能治傷寒，發邪汗，療傷風，止陰汗。²³⁴

但《傷寒論》中應用「桂枝」次數之多並非僅用於發汗解肌而已，鄒澍謂桂枝：

蓋其用之道有六，曰和營，曰通陽，曰利水，曰下氣，曰行瘀，曰補中。²³⁵

和營如桂枝湯、通陽如桂枝甘草湯、利水如五苓散、下氣如苓桂甘棗湯、行瘀如桃核承氣湯、補中如小建中湯，應用之廣《傷寒論》中無出其右者，但如此之分法解釋可謂允當，但似乎過於龐雜。

根據其造字由來，「桂」為百木之長，純陽之性，故其功在於陽氣旺盛，故可補人身不足之陽，又因其採收部位之不同，性味稍有差異，「桂枝」有疏發宣通陽氣之意，如桂枝配甘草，補益心陽之不足；桂枝配麻黃，開表發汗；桂枝配芍藥，補益氣血；桂枝配茯苓，宣陽利水；桂枝配龍牡，安神潛陽；桂枝配附子，逐風寒濕、救耗陽氣散；

²³³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頁 1102。

²³⁴ 〔明〕張介賓編著，《景岳全書》，頁 942。

²³⁵ 〔清〕鄒澍編著，《本經疏證》，頁 94-95。

桂枝配桃仁，通經化瘀。觀上述之配伍可知，桂枝用於陽氣不足之症，或遭風寒體內陽氣無發自解，或虛陽上越不能歸源（此時用肉桂應更佳），因此桂枝之功用簡而言之即「宣通補益心陽」，以其色赤入心、味辛入心，為陽中之陽，而人身以陽氣為主，故其為百木之長，又名為「圭」，是其來有自。

前已述仲景時所謂之「桂枝」並無細分，乃取其樹枝之皮，後世使因部位功用稍有不同加以區分，故現今臨床使用上仍須依照病情的需要，考慮使用「桂枝」或「肉桂」為宜。若用於「五苓散」中，目的為取其水氣能宣通週身四肢，仍應用今日所謂「桂枝」或「桂心」為宜。



圖七、桂心



圖八、桂枝



圖九、桂皮



圖十、肉桂



圖十一、五苓散

第六節 小結

1. 「茯苓」者「茯」者，伏也，服事、淺藏也。「苓」者，「霑」也、「靈」也，如甘霖降下也。功專水氣轉輸之功，令水氣疏布，如《內經》云：「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2. 「豬苓」，「豬」者，水畜也。「苓」者，「零」也，落也。其功專於水氣轉輸而偏於瀉陰氣，較之茯苓陰氣居多，陽氣較少，不如茯苓陽氣重能升發陽氣；其降陰氣之力多，不如澤瀉有滋陰之力，
3. 「澤瀉」者，先「澤」後「瀉」，令腎中之「生水」先上後下，有「潤澤」之意，雖然最後之作用仍爲利水，但仍具有滋陰之功能，並非純然利水之藥。
4. 「朮」者「荒」也、「秫」也。如黏質之穀類食品，有溫養中焦脾胃之功，助脾胃水氣之運化功能正常。
5. 「桂」者「圭」也。爲百木之長，純陽之性，故其功在於陽氣旺盛，故可補人身不足之陽，「桂枝」有宣通補益心陽之功，以其色赤入心、味辛入心，爲陽中之陽，而人身以陽氣爲主，故其爲百木之長，

又名爲「圭」，是其來有自。

6.茯苓合澤瀉，令水氣上行輸布；茯苓合桂，能宣通水氣達於四肢、毛竅；朮配桂，振奮脾胃陽氣；茯苓合朮，則能散脾胃中痰飲水濕，使脾胃不因濕困，脾胃轉輸得以正常；茯苓合豬苓，能暢通下焦陰氣，令水氣得以下行。如《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²³⁶五苓散多重對藥之組合，令脾胃水氣得以轉輸、氣化，達於上焦心肺，再通調水道，令下焦水道得通。

²³⁶ 李克光，鄭光昌主編，《黃帝內經太素校注》（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359。

第五章 五苓散製服法

多數醫家著眼於傷寒論中方劑組成簡要，機理變化無窮；但藥物的製服法卻很少注意，不甚重視；但實際上，藥物組成和製服法兩者皆和病機有密不可分得關係，俗謂「方法」，有方、有法，才能針對病機給予適當處置。傷寒論中除方劑簡要，適切病機，其煎服方法更是因證變化。比如，大黃黃連瀉心湯僅以麻沸湯漬之，取其氣而不取其味；再如小柴胡湯、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其煎煮法皆先煮，去渣，再煎，取其厚味，入於陰位，開其痞結。又如桂枝湯歠熱稀粥，溫覆取汗，以驅散表邪；若不歠熱粥，不溫覆，僅僅是個和劑，大塚敬節則認為是強壯劑。²³⁷可見藥物作用是一回事，煎煮方法與服用方法的不同，所產生的功效也不盡相同。

五苓散由豬苓、澤瀉、朮、茯苓、桂五味藥組成，全方僅四兩（漢制），每次服用一方寸匕，且為散服，用量極輕，但如錢煌在《傷寒溯源集》所言：「愚竊謂津液既亡，四苓之淡滲下走，如何可滋，

²³⁷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台南：大眾書局，1973年），頁31。

津液既燥，一桂之辛散溫熱如何治燥！」²³⁸如此津虧液燥，如何能再用淡滲、辛溫之藥呢？，五苓散用量雖少，但終究是淡滲辛溫之品，津液耗傷之症如何可支，且仲景早有明言：「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陽明病汗多津傷而渴者不可利小便以亡津液，同理太陽病大汗出津傷而渴者也不可復利小便以亡其津液。如此則方證不合耶？欲解此問題，需看其制服法之分析。

附上宋版五苓散製服法：

五苓散

豬苓_{十八銖 去皮} 茯苓_{十八銖} 澤瀉_{一兩六銖} 白朮_{十八銖} 桂_{半兩 去皮}

右五味搗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癒，如法將息。

第一節 為散

中醫的製劑多樣化，丸、散、湯、膏、酏等等之多，《傷寒論》五苓散為何獨用散劑而不用其他製劑？「湯者，盪也；丸者，緩也；散

²³⁸ [清] 錢煌，《傷寒溯源集》（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年7月1版），頁66。

者，散也。」是最常見的解釋，張錫駒《傷寒論直解》亦曰：「散者，取四散之意也。」²³⁹如此照字面解釋，其說可行，但「散」字之意似乎不應僅止於此。

「散」字，《說文解字》作「𦉳」云：

𦉳，裸肉也。从肉，𦉳聲。²⁴⁰

《說文》認為「散」字應作「𦉳」之原意，是將大塊肉分成小細塊，有分散之意，而段玉裁認為「𦉳」與「𦉳」同意，後皆用「𦉳」字而「𦉳」字今日已不使用。

「𦉳」字，《說文解字》云：

𦉳，分離也。从支，从𦉳（𦉳𦉳），分𦉳之意也。²⁴¹

其原意是手持工具剝麻，本身有分離的意思，是一個會意字。而「𦉳」²⁴²字本身即有細小之意。因此，「散」字原意應是，將一大堆的東西分離、解析成細小的成分。

《傷寒論》中杵爲爲散的方劑除五苓散外尚見於文蛤散、瓜蒂散、三物白散、四逆散、半夏散、燒禪散、牡蠣澤瀉散共八個方劑中。

²³⁹ [清]張令韶，《傷寒論直解》，卷二，頁32上。

²⁴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四篇下，頁三十八下。段玉裁注曰：「從𦉳者，會意也。𦉳，分離也。引伸凡𦉳皆作散，散行而𦉳廢矣。」

²⁴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七篇下，頁二上。

²⁴² 「𦉳」（𦉳𦉳）字《說文解字》云：「𦉳，𦉳（𦉳𦉳）之總名也，𦉳之爲言微也，爲纖爲功，象形。」段玉裁認為：「按此二字當作從二水（𦉳一𦉳），三字，水謂析其皮於莖，𦉳謂取其皮而細析之也。」

仲景方中多以湯劑爲主，改用散劑必定有其含意。上述八個方劑中除燒瘧散、半夏散、四逆散之外的五個方劑所主治的範圍皆離不開水濕痰飲二字，文蛤散治「病在陽，應以汗解之，若反以冷水澀之，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之水熱被鬱，不得宣發；瓜蒂散治「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之痰熱膠結於胸膈之上；三物白散治「寒實結胸」之寒實頑痰結於胸脇；牡蠣澤瀉散治「大病瘥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之體虛，水氣升發不行，積於下焦。

半夏散雖不治水飲痰之病，但其用於因陰氣太盛，陽氣不得升發鬱結於咽喉之症，有開結之效果。且方後服法中云：「若不能服散者，以水一升，煮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煮三沸，下火小冷，少少嚥之。」可見爲散服之目的在於能緩緩開其鬱結之陽氣；相對的，上述之水飲痰氣或不得宣發、或膠結、或積結，皆用散服，一以治其水飲，一以開其痰水之結。仲景之十棗湯雖名爲湯劑，實則仍是用散，亦是取其開水結之力，不欲其用湯劑直盪於下，而用散劑流連於胸腹間以下其痰水。

《經方實驗錄》作者姜佐景云：「凡藥之欲其直接入腸胃起作

用者，大多用散。」²⁴³吾人則認為，凡用散者，一者，取其不助水邪；二者，取其有開結破散之力；三者，取其緩緩發生作用。

第二節 白飲

《傷寒論》中‘白飲’一詞除五苓散外尙見於白散、四逆散、半夏散、牡蠣澤瀉散共五個方劑中，但‘白飲’為何物？歷代諸醫家看法不一。

《活人書》作「白湯調下」²⁴⁴，《千金要方》中卷九·發汗散第四作「水服方寸匕」²⁴⁵、卷十·傷寒發黃第五亦作「水服方寸匕」²⁴⁶，《外台秘要》亦作「水服」²⁴⁷，井村柁在《藥徵續編》中則認為「白飲，蓋白湯。」又云：「又按：飲即白飲，疑俱是白酒之謂歟。」²⁴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五苓散條則作「熱湯調下」²⁴⁹。如此混淆，莫衷一是，但「白飲」究竟為何物，卻很少醫家做過真正的考注。

²⁴³ 曹穎甫著，農漢才、王致譜點校，《經方實驗錄》（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7月1版），頁224。

²⁴⁴ 〔宋〕朱肱著，唐迎雪、張成博、歐陽兵點校，《類證活人書》（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4月1版3刷），頁119。

²⁴⁵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178。

²⁴⁶ 同上注，頁195。

²⁴⁷ 〔唐〕王燾，《外臺秘要》，頁121。

²⁴⁸ 〔日〕井村柁著，《藥徵續編》〔《皇漢醫學叢書》（第十四冊）（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6月1版）〕，頁30-31。

²⁴⁹ 〔宋〕許洪編，韓剛等整理，《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2月1版），頁61。

一、「白」字

所謂「白」《說文解字》解：

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²⁵⁰

但許慎僅望文生義，說明是顏色的一種，並無法真正說明其本意。《釋名·釋采帛第十四》：

白，啟也。如冰起時色也。²⁵¹

同許慎指顏色，但藉由自然界的現象來舉證。《周禮·天官·籩人》所指「白」字則是用作進貢的物品：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麩、蕢、白、黑、行鹽、臠、鮑魚、鱸。²⁵²

鄭玄注引鄭司農云：「(熬)稻曰白。」

《左傳·僖公三十年》：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行鹽。²⁵³

杜預注：「白，熬稻；黑，熬黍。」可見春秋戰國時「白」字多指爲

²⁵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七篇下，頁 57 下。

²⁵¹ 〔漢〕劉熙著，〔清〕王先謙證補，《釋名疏證補》〔《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 翻印）〕，釋四，頁 27 上。

²⁵²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1967 年 3 月 1 版），卷十，頁 72。

²⁵³ 〔晉〕杜玉注，〔唐〕孔穎達疏，楊家駱編次，《春秋左傳正義》（台北：世界書局，1984 年 3 月 3 版），卷第十七，頁十上。

白色的穀類。

《周禮》、《左傳》，指出「白」和稻穀的關連。再如《金石大字典》白字多作「𦉰」形²⁵⁴，《漢字源流字典》認為「白」字為象形字，似一粒白米形，其引用之甲古文做「𦉰」形，中有兩畫像胚芽，認為「白」字本義為白米粒。²⁵⁵「白」指白米粒，這在古代人們利用身邊事物造字的基礎上，是可採信的。故「白」本義當為白米粒。

二、「飲」字

「飲」字在《周禮·天官·酒正篇》中提到：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

「清」者，中鄭玄注：「清謂醕之泔者。」孫詒讓正義曰：「凡泔皆謂去汁滓。」²⁵⁶「清」者，所謂慮去酒糟的甜酒；

「醫」在《集韻·止韻》云：

醫，合醕醕為飲也。²⁵⁷

²⁵⁴ 張譽、潘齡皋、康有為、于右任編，《金石大字典》（台北：宏業書局，2000 翻印），卷二十一，頁 5-6。

²⁵⁵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頁 127。

²⁵⁶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九，頁 53。

²⁵⁷ 〔宋〕丁度等撰，《集韻》〔《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1 月 1 版）〕，上

而周禮中鄭玄注「醫」字：「《內則》所謂或以醕爲醴，凡醴濁，釀醕爲之則少清矣。」²⁵⁸「醫」即醴和醕混合的飲料；

「漿」，鄭玄注：「漿，今之載漿也。」孫詒讓正義：「案載漿同物，曩言之則謂之載漿，蓋亦釀糟爲之，但味微酢耳。」²⁵⁹所指爲微酸之酒類；

而「醕」字，《說文·酉部》：

醕，黍酒也。²⁶⁰

《玉篇·酉部》：

醕，米酒也，甜也，清酒也。²⁶¹

所指爲濃度較高之清酒。

總括以上四飲其實皆爲酒類，只是其濃度各有不同，故曰「掌其厚薄之齊」。

但鄭玄在注解「醕」卻云：「醕，今之粥。」²⁶²另《說文·酉部》：

醕，黍酒也，從酉，也聲。一曰晷也。賈侍中說醕為鬻清。

聲五，頁 76 下。

²⁵⁸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九，頁 53。

²⁵⁹ 同上注，頁 54。

²⁶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十四篇下，頁 41 下。

²⁶¹ 〔梁〕顧野王撰，《玉篇》，卷下，頁 110 上。

²⁶²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九，頁 53。

段玉裁則注曰：

鬻，飮也，俗作粥耳。鄭云：酏飲，粥稀者之清也。本此，凡

鬻稀者謂之酏，用為六飲之一。²⁶³

《集韻·支韻》亦云：

酏，酏飲，粥稀之清也。²⁶⁴

則「酏」字和粥又有相當之關係。

據《漢字源流字典》言：「飲」乃「飲」字之古字，其甲古文像一人張口伸舌就壇子飲酒形。故其本意為喝。²⁶⁵桂枝湯服法中所謂「飲熱稀粥」之「飲」字，即是由此字演變出來的。故「飲」字其本意為喝，而且可能是指飲用酒類飲料，後引伸出泛指所有飲料的意思。

三、白飲

日本江戶時代出現了數位傑出的學者，無論是對傷寒論中詞語訓詁、物名考證、或是文字校勘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對「白飲」一詞之考證有獨到之處。

多紀元簡在《傷寒論輯義》中首先提出白飲即白米飲：

²⁶³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十四篇下，頁41下。

²⁶⁴ [宋]丁度等撰，《集韻》，平聲一，頁10上。

²⁶⁵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頁818。

白飲，諸家無注。《醫壘元戎》作白米飲，始為明晰。²⁶⁶

《傷寒論述義》中則作煮米泔

先友狩谷望之曰：「白飲即煮米泔也」。²⁶⁷

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則認為：

白飲，即白米飲也。與白粉、白粲《漢書·惠帝紀》、白粥《搜神記》《元好問詩》同義矣。²⁶⁸

喜多村直寬《傷寒論疏義》：

白飲，即白米飲，猶謂白粉、白粥。²⁶⁹

山田業廣《九折堂讀書記》：

飲者，白湯也。白飲者，泔米飲也。²⁷⁰

這些注家所對「白飲」的注解無論是米湯、或米泔、或白粥，都和日常食用的米有不可分的關係，但這些注家所據為何，為何都一致認為與米有關？

《千金要方》脫肛門豬肝散方中云：

²⁶⁶ 〔日〕多紀元簡，《傷寒論輯義》〔《皇漢醫學叢書》（第六冊）（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6月1版）〕，卷二，頁90。

²⁶⁷ 〔日〕多紀元堅，《傷寒論述義》〔《皇漢醫學叢書》（第六冊）（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6月1版）〕，卷四，頁45。

²⁶⁸ 〔日〕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皇漢醫學叢書》（第六冊）（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6月1版）〕，卷二，頁98。

²⁶⁹ 〔日〕喜多村直寬，《傷寒論疏義》〔大塚敬節、史數道名編，《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第八十八冊）（東京：名著出版社，昭和56年）〕，頁292。

²⁷⁰ 〔日〕山田業廣，《九折堂讀書記》〔大塚敬節、史數道名編，《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第九十二冊）（東京：名著出版社，昭和56年）〕，頁51。

右六味治下篩溫清酒一升，服方寸匕，半日再。若不能酒，與清白米飲亦得。²⁷¹

由此得知白飲並非酒類明矣。

再者《大觀本草》滑石條中云：

聖惠方治乳石發動，躁熱煩渴不止。滑石半兩，細研如粉，以水一中盞，絞如白飲，頓服之，未差再服。²⁷²

《外臺秘要》中有「白飲」的條文亦云：

又方治霍亂煩燥，以黃粱米粉半升，水一升半，和絞如白飲，頓服，糯米亦得。²⁷³

冷石湯方後云：右一味，以水攪如白飲，頓服，不瘥更作。²⁷⁴

以上諸湯，不論是用滑石、米粉或是冷石，都指出白飲之外觀當是混濁白色的懸浮液體。

《齊民要術》卷九·煮糗條第八十四云：

折米白煮取汁為白飲，以飲二升投糗²⁷⁵汁中。

又云：

²⁷¹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 440。

²⁷²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 87。

²⁷³ 〔唐〕王燾，《外臺秘要》，頁 176。

²⁷⁴ 同上注，頁 1055。

²⁷⁵ 《齊民要術校釋》解釋：「糗，一種米粉作的稀糊糊，不加任何由葷的純素食品。」

復著折米瀋汁為白飲。²⁷⁶。

其中「糲」字《玉篇·米部》作：

糲，屑米。²⁷⁷

《集韻·霰（ㄊ一ㄎ、ㄨㄥ）部》作：

糲，米屑。²⁷⁸

而文中白飲和折米有不可分的關係，而折米又是何物？多紀元堅認為是米泔水；山田業廣亦認為：「折米，當是泔米。」²⁷⁹而《說文》中

泔，汰米也。

汰，泔瀧也。²⁸⁰

若以今日而言即米泔水，所謂洗米水也。

但考《齊民要術》中對「折米」的解釋並非如此，飧飯條第八十六云：

折粟米法：取香美好穀脫粟米一石，於木槽內，以湯搗，腳踏；瀉去瀋，更踏；如此十遍，隱約有七斗米在，便止。漉出，曝乾。炊時又搗淨。下饋時，於大盆中多著冷水，必令冷徹米心。

²⁷⁶ 〔後魏〕賈思勰著，謬啓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8月1版1刷），頁642。

²⁷⁷ 〔梁〕顧野王撰，《玉篇》，卷中，頁61上。

²⁷⁸ 〔宋〕丁度等撰，《集韻》，去聲八，頁132上。

²⁷⁹ 〔日〕山田業廣，《九折堂讀書記》，頁51。

²⁸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十一篇上二，頁32上。段玉裁注：「凡釋米、泔米、瀋米、汰米、瀧米、淘米、洮米、漉米，異稱而同事。」

以手接饋，良久停之。折米堅實，必須弱炊故也，不停則硬。

投飯調漿，一如上法，粒似青玉，滑而且美。又甚堅實，竟日

不饑。弱炊作酪粥者，美於粳米。²⁸¹

可見「折米」乃類似現今之脫殼、去胚之白米飯。而「折」字本身有則折損、粉碎之意。粟米一石只剩七斗，的確折損很多。「折米白煮」，即是光用水清煮折米，而白飲則為其上之清米湯。

四、白飲之應用

「白飲」當是煮粥時上層乳白色之米湯無疑。仲景方中作為散劑多用白飲和服，如五苓散、三物白散、半夏散、四逆散、牡蠣澤瀉散，其作用之一應是取其黏滑便於服用藥粉。另一方面白米本身有振奮胃陽、顧護胃氣、充養衛氣之作用。

白米湯具有有補氣生津養陰之作用，歷代諸醫家皆有言及，早在唐代的《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卷·初生出腹門中就提及：

新生三日後，應開腸胃，助穀神，可研米作厚飲，如乳酪厚薄，

以豆大與兒咽之。²⁸²

²⁸¹ 〔後魏〕賈思勰著，繆啓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頁 648。

²⁸²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 75。

清代王世雄 《隨息居飲食譜》所言：

以濃米湯代參湯，每收奇蹟。

大鍋煮粥時，矣粥鍋滾起沫團，釀滑如膏者，名曰米油，亦曰粥油，撇取淡服，或加煉過食鹽少許服亦可，大能補液填精，有裨羸老。²⁸³

又如《本草綱目拾遺》則云：

米油力能實毛竅、最肥人，……黑瘦者食之百日即肥白，以其陰之功勝熟地也。²⁸⁴

其平和知性可見一斑，無論老小均可服用且有裨益。以上皆說明米湯的功效在於補氣、厚腸胃、滋陰。但五苓散用白飲和服是爲了取其滋陰之力嗎？

試觀五苓散證病，患者因汗吐下，津液缺乏，加之平素脾胃對於水氣之氣化轉輸功能低下，水氣一時無法輸布全身，進而有脈浮、煩躁、口渴的症狀，此證傷及陽津則有之，卻未達到傷陰液的陰虛證標準；觀其服法後一汗可愈，如是傷陰證如何短期之內發汗痊癒；再觀其用藥，方中無一味用以補陰液的滋膩藥物，顯見此時用白米湯顯然不是爲了取其滋陰之力；白飲和服的目的，是爲了補其脾胃陽氣，

²⁸³ [清]王世雄，《隨息居飲食譜》〔《潛齋醫書五種》（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7月1版）〕，穀食類，頁6下。

²⁸⁴ [清]趙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年1月1版），頁311。

助其將飲水蒸騰氣化，上輸於肺，進而敷布全身，補充失去的陽津。

因此五苓散所用之白飲，應用清白米湯為宜，而非久煮之黏稠米湯或是所謂粥油，恐其久煮後清揚之力已失，獨留重濁厚味，養陰之力大於補胃陽之力，胃陽已虛，無力運化，黏稠滋膩之品入腹，影響五苓散助脾胃水氣運化之作用。

第三節 方寸匕

方寸匕為《傷寒論》等古醫籍中用來量藥的器具，其歷史之悠久為眾所周知。但其究為何物，容量為多少至今尚無定論。陶弘景論述頗為簡單，引《大觀本草》中陶弘景序文：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

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²⁸⁵

，其後又云：

一方寸匕散，蜜和得如梧桐子，准十九為度。²⁸⁶

近代章太炎先生認為其容量「容今稱七分七厘強。」²⁸⁷趙氏據陶弘景

²⁸⁵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 14。

²⁸⁶ 同上注，頁 15。

²⁸⁷ 章太炎，《章太炎醫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頁 84。

論述推測其容量為 5 毫升²⁸⁸。程氏認為與當時五分匕相互配套使用，方寸匕其容量約在 10-18 毫升之間²⁸⁹。日本學者鈴木良知在《醫海蠡測》中據我國宋·洪邁《泉志》中有關「蒙城古刀」的記載，認為「蒙城古刀」即方寸匕。²⁹⁰近日大陸所編之《中醫藥學高級叢書-傷寒論》中言：「方寸匕，是一寸見方之量器……考秦漢一寸，約今之 2.3cm。」²⁹¹，指指出方寸匕為何，卻未提出其容量為何。如此說法眾多。

關於方寸匕的容量，若根據陶弘景所述，用漢代一寸見方為匙，漢代一尺依《中國度量衡史》²⁹²所記載，後漢繼承新莽所制訂之度量衡，其一尺約為今日之 23 公分，而一尺等於十寸，若實際製作一 2.3 公分見方的紙板，嘗試抄起五苓散（以其自然不落下為度），則抄起之藥粉約在 2 公克之間。而梧桐子大之藥丸一顆約重 0.5 克左右，因此十丸約重 4-5 公克左右，兩者重量有所差距，但考慮要藥粉蜜丸後需再加上蜜的重量，因此 2 公克之藥粉蜜丸後的確可以做成十丸梧桐子大之藥丸。但是，《千金要方·序例》雖載錄了陶弘景一方寸匕准十枚梧桐子大的內容²⁹³，但在具體應用中又有出入。如《千金要方·

²⁸⁸ 趙有臣，〈方寸匕考〉，《江蘇中醫》，7（1961），頁 23。

²⁸⁹ 趙磐基，〈中國古代量藥器探討〉，《中華醫史雜誌》，30：2（2000），頁 109-113。

²⁹⁰ 郭梅秀，剛田研吉編集，《日本醫家傷寒論注解集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 年 6 月 1 版），頁 245。

²⁹¹ 熊曼琪主編，《傷寒論》，頁 177。

²⁹² 吳洛著，《中國度量衡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2001 年一版），頁 164。

²⁹³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 11-12。

卷二十·霍亂》治中湯方後有：

依前作丸如梧子，服三十丸。如作散，服方寸匕，酒服亦得。²⁹⁴

的文字。而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

水和栝樓散服方寸匕，亦可蜜丸服三十丸，如梧子大。²⁹⁵

等文字，若照此比例似乎一方寸匕量約為三十丸梧桐子，或許孫思邈時期的方寸匕要比陶弘景時期為大，且大三倍左右。是故方寸匕的容量到底為何，由於沒有見到確切的古物，尚難定論。

筆者認為，五苓散方寸匕重以2公克左右為準。若以前賢所認為之5-6公克，或15毫升則《千金要方》中之藥粉有服至三方寸匕者，如：

治酢咽方。麴末（一斤）、地黃（三斤）。右二味合搗日乾，以酒服三方寸匕，日三服。²⁹⁶

如此用量極大，不利於口服，顯然不合乎實際。且五苓散乃取其清宣之力，藥量過重、過多，反而妨礙脾胃水氣運化，故一方寸匕五苓散之重量仍以2公克左右為佳。

第四節 多服暖水，汗出愈

²⁹⁴ 同上注，頁 366。

²⁹⁵ 同上注，頁 374。

²⁹⁶ 同上注，頁 292。

張仲景於五苓散方後有「多服暖水，汗出愈」之明言，這也是《傷寒論》中令多飲水以愈疾的惟一一方，「多服暖水」在該方証中的價值自然不應等閒視之。若依歷代醫家所言膀胱蓄水的理論為依據，則體內不化之水飲已多，如何能多飲水以致水邪氾濫呢？曹穎甫《曹氏傷寒發微》更直言：「方治後多飲煖水汗出愈七字，與本證不合，或傳寫之誤也。」²⁹⁷然多服暖水之義為何？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中：

多服暖水，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氣外洩，是汗潤而解也。²⁹⁸

五苓散之四苓雖淡滲下行、桂枝雖偏辛散，但因仲景有言「多服暖水」，再加上五苓散用量輕且為散服，如此非但沒有淡滲傷津，辛溫耗液的問題，反能助脾胃溫化飲入之水；如柯琴《傷寒附翼》言：

故必少加桂枝，多服暖水，使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達皮毛，

溱溱汗出，表裡之煩熱兩除也。²⁹⁹

《傷寒指掌》有相似的解釋：

多服暖水取汗者，欲其散達營衛，表裡俱解。³⁰⁰

²⁹⁷ 〔清〕曹穎甫著，《曹氏傷寒金匱發微合刊》，頁 38。

²⁹⁸ 〔元〕成無己，《傷寒明理論》，頁 618。

²⁹⁹ 〔清〕柯琴，《傷寒附翼》〔《傷寒來蘇集》（台北：志遠書局，1998 年 5 月初版）〕，頁 13。

³⁰⁰ 〔清〕吳坤安撰，〔清〕邵仙根評，《傷寒指掌》（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 年 3 月 1 版），卷三，頁 66。

後世醫家多由此發揮。

然觀察五苓散中藥物的組成，其中辛散之藥物僅有桂枝一味，歷代諸家皆說用桂枝以少發汗，如：《金鏡內台方議》：

五苓散中用桂枝取微汗，以兩解也。³⁰¹

柯琴《傷寒附翼》亦言：

用桂枝是逐以除煩，不是熱因熱用，是少發汗以解表，不是助四苓以利水。³⁰²

但傷寒論中桂枝其作用並非發汗，必須配合其他藥物或服法，才能達到取汗之效果，如：桂枝湯中與生薑配伍，並溫覆、歠熱稀粥，麻黃湯與麻黃配伍，項背強几几，有汗用桂枝加葛根湯，無汗用麻黃湯。故以五苓散中多為淡滲之品，用量極清，又無溫覆取汗，如何汗出而解。筆者認為汗不汗出，非藥物作用，其原因在病機。

因為傷寒論中五苓散之症狀多太陽病誤治或失治的變證，多數表未解，故服藥後脾氣轉輸正常，正氣恢復，順其病勢，由表汗出而解。

《千金要方》相關條文：

³⁰¹ [明]許宏撰，《金鏡內台方議》（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9月1版），頁155。

³⁰² [清]柯琴，《傷寒附翼》，頁13。

五苓散，主時行熱病，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
主當者方。³⁰³

中發現孫真人將之放於「傷寒·發汗散方」之下看出端倪。故仲景曰
汗出而愈，而不曰小便利則愈。

五苓散在雜病上的使用更可證明，如《金匱要略》中用於痰飲咳
嗽³⁰⁴、消渴小便利淋病篇³⁰⁵、黃疸病篇³⁰⁶，這些雜病並不一定都具有
表證，再如《千金要方》：

五苓散，主黃疸利小便方。³⁰⁷

用五苓散治脾胃停飲之後鬱而發黃，其方後云：「渴時水服方寸匕，
極飲水，即利小便及汗出愈」³⁰⁸。可見五苓散證中有無表邪並非重點，
若有患者本身有表邪，故服藥後隨其病勢汗出而解；若無表邪則可從
小便利而解。

五苓散多服暖水汗出真正的意義，一方面暖水有助宣通陽氣，以
助脾胃氣水轉輸；另一方面又有補充體液，補足耗散陽津之作用，其

³⁰³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 178。

³⁰⁴ 〔漢〕張機著，何任主編，《金匱要略校注》，頁 131。原文：「假令瘦人臍下悸，吐涎沫而癩眩者，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³⁰⁵ 同上注，頁 138。原文：「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³⁰⁶ 同上注，頁 166。原文：「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陳湯及五苓散併主之。」

³⁰⁷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頁 195。

³⁰⁸ 同上注，頁 195。

意與桂枝湯歠熱稀粥之意相似。但服五苓散汗不汗出乃由病機、病勢所決定，絕非服用五苓散必汗出而解。

第五節 小結

五苓散的制服法，在《傷寒論》中是非常特殊的，仔細探討，其中每一字皆有深意在其中，其要點分述如下：

- 1.五苓散爲散服，其目的在於，一者，取其不助水邪；二者，取其有開結破散之力，以去除脾胃中之停飲，使不化之水邪能化爲較小的精微，以利脾胃吸收，爲身體所用；三者，取其在脾胃之中散布均勻，緩緩發生作用，而不用湯劑直接蕩下。
2. 五苓散所用之「白飲」，考證應是清白米湯，即是現在煮粥時上層之半透明混濁之液體，而非酒類、米泔水、或白開水之類，白米本身有振奮胃陽、顧護胃氣、充養衛氣之作用，且用「白飲」服用散劑時黏滑可口，便於吞服，亦是其特點之一。服用「五苓散」之「白飲」取用時不應過煮，以保留其輕清升發脾胃陽氣之力，以助水飲蒸騰氣化。
- 3.「方寸匕」爲古代量取藥粉之器具，依照陶宏景的記載，其藥量應

爲今 2 公克左右。或因藥粉的比重不同，重量稍有差異。

4. 五苓散多服暖水汗出的意義，一方面暖水有助宣通陽氣，以助脾胃氣水轉輸；另一方面又有補充體液，補足耗散陽津之作用，其意與桂枝湯歠熱稀粥之意相似。若患者飲水已多，形成「水逆症」時，則可酌量減少飲水，因胃內停水已多故。但服五苓散汗不汗出乃由病機、病勢所決定，絕非服用五苓散必汗出而解。

第六章 五苓散條文分析

第一節 傷寒論中相關條文

各種版本傷寒論中有關五苓散的條文多為八條，但各版本之間文字稍稍有差異，今以宋版條文為主，參考其編排號碼，參校《康平本》、《唐本》³⁰⁹、《金匱玉函經本》、《脈經本》、《桂林古本》加以比較，以期得出其中較接近仲景本意的條文。

一、宋本第 71 條

《宋本傷寒論》作：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³¹⁰

《脈經》作：

太陽病，發汗，若大汗出，胃中燥煩不得眠，其人欲飲水，當

³⁰⁹ 所謂《唐本傷寒論》，即《千金翼方》中傷寒論相關條文。

³¹⁰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6月1版），頁89。

稍飲之，令胃中和則愈。³¹¹

《康平本傷寒論》作：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³¹²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太陽病，發汗後，若大汗出，胃中乾，燥煩不得眠，其人欲飲水，當稍飲之，令胃氣和則愈。³¹³

《金匱玉函經》作：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其人欲引水，當稍飲之，令胃中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³¹⁴

《桂林古本》作：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少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

³¹¹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235。「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與五苓散，利小便，發汗。」另作一段。

³¹²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79。

³¹³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118。

³¹⁴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7月1版），頁32。

五苓散主之。³¹⁵

此條各本相近，無明顯之差異。此條應作兩條看，「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應作另一條。《脈經》將之置於「病可發汗證第二」之下，作：「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與五苓散，利小便，發汗。」而宋本之「煩躁」，應依《千金翼方》或《脈經》改爲「燥煩」才合乎病機³¹⁶，故應以《千金翼方》爲勝。

故本條應爲：

太陽病，發汗後，若大汗出，胃中乾，燥煩不得眠，其人欲飲水，當稍飲之，令胃氣和則愈。

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此條作兩段看，前段太陽病發汗後，表邪已解，脾胃中之津液，因發汗過多而耗竭，脾之轉輸不及，水飲無法化生津液，上輸於肺，致使胸陽獨盛，以致出現燥煩之現象，此時僅需少少飲水，待脾胃轉輸水飲爲津液，便能上輸於肺，輸精皮毛，不藥而癒。若太陽病發汗後，不解，反而產生小便不利、消渴、發熱症狀，如此是脾胃轉輸水氣之功能失調，水氣無從上輸，自然無法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自然小

³¹⁵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台北：中醫整合研究小組發行，1986年），頁131。

³¹⁶ 「煩躁」之症在傷寒論中多用於熱極或寒極之症，患者因寒熱相格，出現躁擾不寧之象，或主以芒硝、大黃，或主以乾薑、附子。

便不利；消渴者，體內需水急恐，自然飲水自救，然水飲不化，自然渴而飲水不止。

二、宋本第 72 條

《宋本傷寒論》作：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³¹⁷

《脈經》作：

發汗已，脈浮而數，復煩渴者，屬五苓散。³¹⁸

《康平本傷寒論》作：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³¹⁹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發汗，脈浮而數，復煩者，五苓散主之。³²⁰

《金匱玉函經》作：

發汗後，脈浮而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³²¹

《桂林古本》作：

太陽病，發汗已，脈浮弦，煩渴者，五苓散主之。³²²

³¹⁷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90。

³¹⁸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35。

³¹⁹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79。

³²⁰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19。

³²¹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32。

此條差異不大，爲第 71 條之補充。唯《桂本》脈象浮弦與他本不同。本條可從《脈經》作：

發汗已，脈浮而數，復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本條病機同第 71 條之解釋，汗後胸陽無津液濡養，陽氣亢盛，故脈浮而數，故煩；大汗出後，體內需水，必渴。

三、宋本第 73 條

《宋本傷寒論》作：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³²³

《脈經》作：

傷寒，汗出而渴，屬五苓散；不渴，屬茯苓甘草湯。³²⁴

《康平本傷寒論》作：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小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³²⁵

唐本無此條條文。

《金匱玉函經》作：

³²²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132。

³²³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90。

³²⁴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35。

³²⁵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80。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³²⁶

《桂林古本》作：

傷寒，汗出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³²⁷

除《康平本》「不渴」作「小渴」外，其餘意義皆同。《桂本》多補充「小便不利」，更爲完備。《康平本》「小渴」應是「不渴」之誤，否則前曰「渴」，後曰「小渴」，渴的程度如何區分，實是自由心證，不應有如此含混的字眼。故此條仍應作：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由此條得知五苓散與茯苓甘草湯之差異在渴與不渴，要理解此一條文，需引茯苓甘草湯另一條文，宋本第 356 條作：「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由此條文可知茯苓甘草湯運用的另一時機，其與五苓散最大的不同在於，五苓散證的胸陽仍盛，僅脾胃運化水液失調，故渴欲飲水；反觀茯苓甘草湯，其胸陽不足，故厥，故心下悸（此時之「心下」包含解剖學上的胃與心），脾胃陽氣不足，故水入不化，故心下

³²⁶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32。

³²⁷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131。

悸。若多飲水後脾陽更顯不足，進而產生下利症狀。觀茯苓甘草湯的用藥，處方中有桂枝湯的架構在其中，因胸陽不足之心下悸，仿《傷寒論》第 21 條「桂枝去芍藥湯」，去芍藥；因水飲不化故去大棗，防止因大棗攝持津液反至水飲不化；加入補脾化飲之茯苓，即成爲此方。故五苓散與茯苓甘草湯最大的差異在於胸陽是否旺盛，其症狀之差異在於渴與不渴。

四、宋本第 74 條

《宋本傷寒論》作：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³²⁸

《脈經》無此條文。

《康平本傷寒論》作：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五苓
有表裏證³²⁹ 名曰水逆
散主之。³³⁰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³²⁸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91。

³²⁹ 小字部分，爲《康平本》中之小字旁注。以下同此。

³³⁰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81。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而吐，此為水逆，五苓散主之。³³¹

《金匱玉函經》作：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即吐，此為水逆，五苓散主之。³³²

《桂林古本》作：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³³³

第 74 條條文應以《康平本》為勝，「有表裏證」、「名曰水逆」應屬後人追加於後的語句，後因翻刻困難，將其雜入正文，變成今日所見。故其原文應為：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五苓散主之。

此條與前三條不同之處在於本條未經發汗處理，而是遷延日久，病症轉變成五苓散證，然則未發汗為何會成為「五苓散證」呢？原因在於「中風發熱」，中風汗出日久津液損傷，加以脾胃水氣運化素為

³³¹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05。

³³²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32。

³³³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132。

不利之體質，遂變化成「五苓散證」，此時若不注意飲水之量，恣其飲水，大量之水飲無從運化，累積於胃中，不堪負荷，機體自然之反應便將水吐出。變成後世所謂「水逆症」，雖較前三條多一吐水症狀，且非經發汗處理，但其病機仍相同，故仍主以五苓散。

五、宋本第 141 條

《宋本傷寒論》作：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若反以冷水瀝之，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³³⁴

《脈經》作：

病在陽當以汗解，而反以水瀝之，若灌之，其熱卻不得去，益煩，皮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宜文蛤散。若不差，與五苓散。若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³³⁵

《康平本傷寒論》作：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瀝之，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

³³⁴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122。

³³⁵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76。

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及少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註：白散亦可服。³³⁶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病在陽，當以汗解，而反以水噴之，若灌之，其熱却不得去，益煩，皮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宜服文蛤散方。若不差，與五苓散。³³⁷

《金匱玉函經》作：

病在陽，當以汗解，而反以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益煩，皮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服文蛤散。若不差，與五苓散。若寒實結胸，無熱證，與三物小白散。³³⁸

《桂林古本》作：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³³⁹

³³⁶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121。

³³⁷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03。唐本中：「寒實傑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白散方。」作另一條。故不節錄。

³³⁸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38。

³³⁹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156。

本條後段「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於症不合，應獨立作另一條。諸本皆作「意欲飲水，反不渴者」，僅康平本作「意欲飲水及少渴者」，欲飲水反而不渴，於理不合，故以康本爲勝。諸本之「文蛤散」皆作一味文蛤散服，獨《桂本》用《金匱要略》「文蛤湯」之組成，共七味藥爲散服，《金匱要略》「文蛤湯」主治「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可從。故條文可作：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瀝之，灌之，其熱被卻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及少渴者，服文蛤湯。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此證病在表，若以汗解之，則愈。今反以冷水噴之、浴之，令其熱不得外出，而入裏，「文蛤湯」方用越婢湯加文蛤、杏仁，去裏熱、發散風水則愈。其後「若不差者，與五苓散。」或其有其他症狀，如小便不利、渴者；否則不應用五苓散。或爲後人之經驗所加入之注解。

六、宋本第 156 條

《宋本傷寒論》作：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

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³⁴⁰

《脈經》作：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之瀉心，其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

小便不利者，屬五苓散，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³⁴¹

《康平本傷寒論》作：

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

本以下之故

五苓散主之。注：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³⁴²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之瀉心，其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

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³⁴³

《金匱玉函經》作：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

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³⁴⁴

《桂林古本》作：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

³⁴⁰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130。

³⁴¹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62。

³⁴²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132。

³⁴³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04。

³⁴⁴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39。

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³⁴⁵

此條各版本所言之意皆同，唯《康平本》「本以下之故」作小字旁注，應可從；因痞證之成因，仲景前已言爲誤下之故，無贅言之必要，故此條文應作：

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
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

此條應與前三條一起同看，(即《傷寒論》第 153 條、第 154 條，第 155 條)，使爲明晰。宋本第 153 條作：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
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色青黃，膚
濇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第 154 條作：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第 155 條作：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合第 156 條同看，可知太陽病誤治之後，發汗，復下之，如此體內津液必因此誤治而耗竭，又復加燒針，令熱氣內陷於裏，如果只是因單

³⁴⁵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162。

純誤下形成心下痞症，可依法救之，與瀉心湯系列；若用之無效，則此痞證並非瀉心湯證之心下痞，而是因其人素有脾胃氣化不利之體質，又被快藥攻下後，脾胃頓時無法轉輸津液，而形成五苓散證，或者可以稱之為「水痞」，此時五苓散證皆具，故主以五苓散，不治痞而痞自解。

七、宋本第 244 條

《宋本傷寒論》作：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³⁴⁶

《脈經》作：

太陽病，寸口緩，關上小浮，尺中弱，其人發熱而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為醫下之也。若不下，其人復不惡寒而渴者，為轉屬陽明，小便數者，大便即堅，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欲飲水者但與之，當以法救渴，宜五苓散。³⁴⁷

³⁴⁶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165。

³⁴⁷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78。

《康平本傷寒論》作：

太陽病，緩浮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

寸關尺

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小便數者，大

渴者，此轉屬陽明也

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

救之，渴者，宜五苓散。³⁴⁸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陽明病，寸口緩，關上小浮，尺中弱，其人發熱而汗出，復惡

寒，不嘔但心下痞，此為醫下之也，若不下，其人復不惡寒而

渴者，為轉屬陽明，小便數者，大便即堅，不更衣十日無所苦

也，渴欲飲水者但與之。當以法救渴，宜五苓散。³⁴⁹

《金匱玉函經》作：

太陽病，寸緩，關小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

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若不下，其人不惡寒而渴者，為

轉屬陽明。小便數者，大便即堅，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

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³⁵⁰

《桂林古本》作：

³⁴⁸ [日] 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178-179。

³⁴⁹ [唐] 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09。

³⁵⁰ [漢] 張機著，[晉] 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46。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如其未下，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鞣，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以法救之。渴而飲水多，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³⁵¹

《康平本》在脈象中「寸關尺」作小字旁注，但《脈經》、《千金翼》皆作「寸口緩，關上小浮，尺中弱」，但仲景書中鮮少有如此敘述脈象，或為後人所加入。「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康平本》亦作小字旁注，其語意明顯為坎入式語法，非一般敘述語氣，故不列入正文；再者「小便數者，大便必鞣，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此段不知其所云為何，亦屬插入語法，不釋，如此條文應為：

太陽病，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此條承宋本第 156 條所云之症狀相類似，換言之此在比較瀉心湯之心下痞與五苓散證之「水痞」。

³⁵¹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183。

八、宋本第 386 條

《宋本傷寒論》作：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
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³⁵²

《脈經》作：

霍亂而頭痛發熱，身體疼痛，熱多欲飲水，屬五苓散。³⁵³

《康平本傷寒論》作：

吐利，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
霍亂
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³⁵⁴

《千金翼方》唐本傷寒論作：

霍亂而頭痛發熱，身體疼痛，熱多欲飲水，五苓散主之。寒多
不用水者，理中湯主之。³⁵⁵

《金匱玉函經》作：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
用水者，理中湯主之。³⁵⁶

³⁵²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頁 211。

³⁵³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頁 278。

³⁵⁴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頁 242。

³⁵⁵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20。

³⁵⁶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頁 55-56。

《桂林古本》作：

霍亂已，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
多不飲水者，理中丸主之。³⁵⁷

本條以《桂林古本》為勝，霍亂吐瀉交作之時用五苓散、理中丸似乎緩不濟急且方證並不相應；使用之時機應是霍亂吐利已，身體大量喪失水分（或今日所言電解質不平衡），且脾胃處於虛極的狀態，此時運用五苓散或理中湯丸較為合理。另外，《脈經》後段無「寒多不飲水者，理中丸主之。」或為後人所加上之註解，用以相互比較。故本條可作：

霍亂已，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

霍亂吐瀉已，脾胃極虛，腸胃之津液大量耗損，正處於氣液兩虛的狀態，此時主以五苓散恢復脾胃之陽氣，兼之稍服暖水，稍作調理即可愈。

第二節 其他典籍五苓散相關條文

其他相關典籍亦有許多五苓散相關條文可以參考，列舉《金匱要

³⁵⁷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頁 239。

略》、《千金要方》其中與五苓散相關條文。

一、金匱要略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並治第十二》：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癩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³⁵⁸

此乃脾胃水氣轉輸異常，飲入之水不化，故吐涎沫；胸陽無水氣之濡潤，陽獨亢於上，故癩眩；脾胃之停飲下擾腹部陰位，故臍下悸。仍主以五苓散化中焦停飲。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並治第十三》：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³⁵⁹

此條同《傷寒論》第71條之後半段。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³⁶⁰

此條同《傷寒論》第74條。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並治第十五》云：

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陳湯及五苓散併主之。³⁶¹

³⁵⁸ 〔漢〕張機著，何任主編，《金匱要略校注》，頁 131。

³⁵⁹ 同上注，頁 138。

³⁶⁰ 同上注，頁 138。

³⁶¹ 同上注，頁 166。

《千金要方》中亦有類似主治：

五苓散，主黃疸利小便方。³⁶²

此五苓散之組成與《傷寒論》相同，但分兩不同，為五味藥等分。

此黃疸為水飲鬱於脾胃而發黃，水濕膠結於脾胃中，影響脾胃運化之功能，致使脾之本色外露，不同於茵陳蒿湯之濕熱發黃，故主以五苓散去其脾胃之水濕，不治疸，而黃疸愈矣。其後之「茵陳湯」應指「茵陳蒿湯」，一治濕熱之黃疸，一治水鬱之黃疸。

二、備急千金藥方

《千金要方》：

五苓散，主時行熱病，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

主當者方。³⁶³

由此條得知，五苓散亦可治療時行熱病，此病機亦應是脾胃氣水轉輸不利所造成的熱病，其「煩躁」或改為「燥煩」為妥，其原因同宋本第 71 條，後段「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主當者」³⁶⁴，形容其人精神蒙昧，神智不清的狀態，其症狀有似《金匱要略》之「癡眩」，故

³⁶² 〔唐〕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頁 195。

³⁶³ 〔唐〕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頁 178。

³⁶⁴ 此段如以台語解釋則更加貼切，可見台語保留許多古中原古音；「河洛話」即指黃河、洛河一帶的語言。

可主以五苓散發汗、利小便。

《千金翼方》另有：

嘔而吐膈上者，必思煮餅，急思水者，與五苓散飲之，水亦得也，³⁶⁵

與《金匱要略》：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
366

兩者相似一者主「五苓散」，一者主「豬苓散」，此又「豬苓散」爲「五苓散」別名之證明，前已說明。此兩條與《傷寒論》第 386 條之病機相同。

第三節 小 結

《傷寒論》五苓散相關條文共八條（擇其善者從之）：

1. 太陽病，發汗後，若大汗出，胃中乾，燥煩不得眠，其人欲飲水，當稍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71)
2. 發汗已，脈浮而數，復煩渴者，五苓散主之。(72)

³⁶⁵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頁 118。

³⁶⁶ 〔漢〕張機著，何任主編，《金匱要略校注》，頁 179。

3.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73)
4.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五苓散主之。(74)
5.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灌之，其熱被卻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及少渴者，服文蛤湯。若不差者，與五苓散。(141)
6. 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156)
7. 太陽病，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244)
8. 霍亂已，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386)

我們仔細分析《傷寒論》五苓散條文就會發現幾個主要的症狀

1. 除第 73 條未言明，第 156 條基本上無表證外，其餘六條均具有表未解。
2. 多少經過汗吐下失治，總之均非傷寒初起。
3. 八條均具有渴症，「消渴」或「消渴飲水」乃出現最多之症狀。
4. 其他症狀「煩躁」、「煩」、「躁煩」等 4 次；小便不利 3 次；

由上述之分析可發現，渴症爲五苓散必見之症狀，其次是煩躁，在其次才是小便不利。和一般認知五苓散證必見小便不利有所出入。而條文所敘述多爲誤治之後，病人體液不足，體內陽氣亢盛，加之表邪未解，有陽無陰，故煩渴欲飲，體內水少自然小便不利。《傷寒論》主要圍繞著外感之後發病的不同及變化作爲主軸在論述，因此傷寒論中的用五苓散之時機多在誤治或失治甚至是病癒調理方面，然其表多未解，故服藥後有表證者應汗出，無表證者則不出汗。

非《傷寒論》關條文共四條：

1.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癩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金匱）
2. 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陳湯及五苓散併主之。（金匱）
3. 五苓散，主時行熱病，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主當者方。（千金要方）
4. 嘔而吐膈上者，必思煮餅，急思水者，與五苓散飲之，水亦得也，（千金翼方）

上述四條屬雜病範圍，無表證，亦非誤治或失治之變化，然病機仍是停飲不化，故仍主以五苓散。

分析上述條文可得知，五苓散主治之病症雖有不同，有傷寒失治或誤治之後，體液因汗吐下之後流失所形成；有因是水氣鬱於中焦脾胃，日久化熱所致之雜病。實則患者都具有脾胃水氣運化氣機素為不利之體質，津液之升降輸布失調，體內形成脾胃無法氣水轉輸之病機，中焦脾胃無法將水氣上輸於肺，上焦胸陽失去津液濡養，產生燥渴，若其表未解而產生脈浮，發熱，燥煩之症狀，若日久化熱則亦會產生黃疸、狂言煩燥、癩眩之症狀。中焦水氣健運失司，體內水分輸布機能發生障礙，導致飲入之水無法化生津液，煩渴、小便不利之症狀於是出現；若病人飲水自救，水入不化形成胃中停飲，若胃中停飲已滿，強飲水則水入即吐，變成水逆證矣。

第七章 五苓散病因病機分析

第一節 五苓散病因病機之闡釋

凡經大汗出或大下失治後必會導致津液虧傷，病人自然之反應必是渴欲飲水以自救；水道也因傷津而失充澤，尿源虧乏，小便因之不利，此「不利」與膀胱蓄水之「不利」是有區別的。宋本傷寒論 59 條提到：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此條和第 71 條大汗後小便不利之機理完全相同，皆是因傷津而導致小便不利。若病人平素脾胃水濕運化不衰，則適當補充水液，以滋汗源，使陰陽和，汗出，小便利則自愈。而飲水之法應如《傷寒例》所言：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也？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証而與之，與之長令不足，勿極意也，言

能飲一斗，與五升。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³⁶⁷

可見病人誤治之後，若其平素脾胃津液運化正常，且無表證，則不須治之亦可自然痊癒。如 156 條文中云：「忍之一日乃愈」。

而五苓散證的出現，則是患者脾胃運化氣機素為不利，水氣運化功能低下，耗傷津液後，胸陽津液虧乏，產生大渴，脈浮，煩渴，小便不利，表不能解之症狀，雖然津液被傷，但仍未化燥入裡形成白虎湯證、承氣湯證的程度。病人陽位津液損傷，更兼汗後脾胃陽衰弱不足以蒸騰水飲化生津液，因此五苓散證的病機除與津液不足有關之外，更重要的是還兼有津液運行和輸布的障礙。《內經》云：

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³⁶⁸

可見飲水入胃後，氣化生成津液經肺脾輸布周身而後下達膀胱，津液上承則口不渴，津液下走則小便利。若此脾胃氣機轉輸素為不利之病人飲水以求自救，大劑飲水傾入胃中，虛衰之脾胃勢必無法將水飲氣化，而出現《傷寒例》所言：

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

如第127條：

³⁶⁷ 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頁 405。

³⁶⁸ 郭靄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頁 309。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³⁶⁹

或是第74條「水逆證」的出現，而這些症狀的出現其實即是胃內停飲所造成，或可說中焦無法運化水濕，形成中焦停飲。

五苓散證之症狀、病因實可用天地間的現象加以解釋，脾土若乾枯無法快速吸納水分（此即五苓散證），強飲水過多反而無益於機體；君不見久旱乾枯之河床，水分無法即刻進入乾旱堅實之土壤內，若下起傾盆大雨，土壤無法吸收氾濫於土壤表面，極易形成如今日所見的土石流（如同「水逆證」）。此時若所下的是徐徐的「零雨」（此即服方寸匕，多服暖水之義），則乾枯之脾土便能有效吸水份，供給土地上生長的萬物。因此「五苓散」便是起著此一脾胃水氣轉輸的作用。將天地間的水氣運行重新恢復正常。

「五苓散」方名之中其實已經包含其作用在內了。《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謂：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天氣，雲出地氣。³⁷⁰

天地之間必須氣水循環暢通，天氣地氣才能相交而健運不息，人體內

³⁶⁹ 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頁 434。

³⁷⁰ 郭靄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頁 75。

陽津陰液亦必須上下通達順暢，才能保持機體的平衡與健康。飲入水分必須經由脾土吸收，再經由肺之華蓋來輸布四散至人體之小天地之中。而「五」之義便如同天氣地氣間的相互作用。「苓」則表示體內脾胃得到水分的滋潤，如同甘霖一般潤澤大地，脾喜濕惡燥，得「靈雨」之後自然能將水氣上疏於肺，在將之輸布至全身，此即「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之義，亦如方中為散，取其四散之義。

綜合上述所言，五苓散的病機乃誤治或失治後有著津液虧傷的問題，更兼平素脾胃氣機不利之體質，病人飲水自救，在胃中形成停飲，更嚴重的影響脾胃陽氣正常輸布水液的功能，兼之三焦不利，津液不行，上為口渴，下為小便不利。若病人能忍之不飲水，或少少飲之，待其胃陽來復，或可自愈。若無法自解，則可用五苓散宣通脾胃氣水轉輸，通暢三焦氣機，有表者透汗而解，無表者小便利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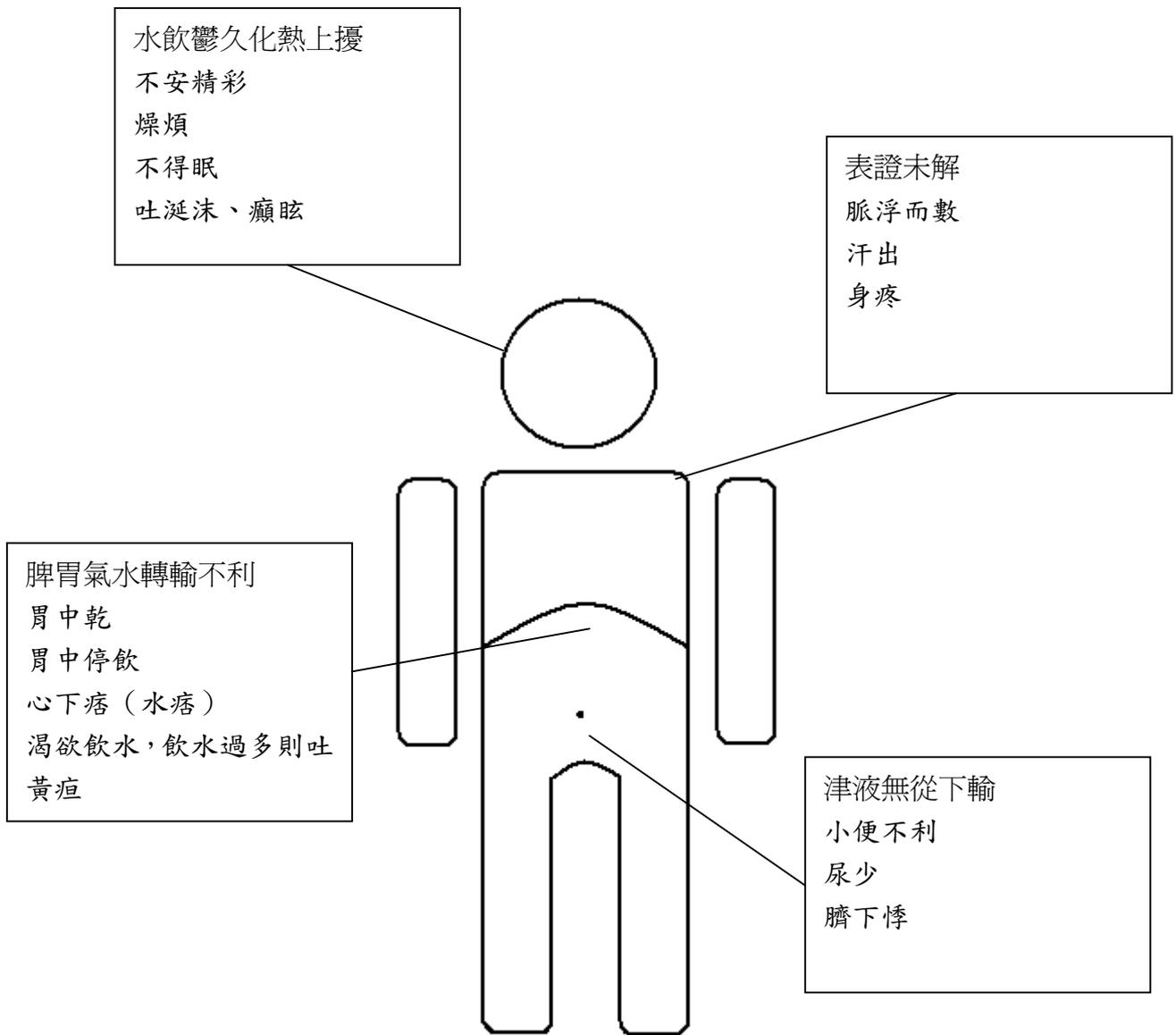
第二節 小結

從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結論

- 1.綜合歷代對於「五苓散」較新的看法，張志聰的「脾不轉輸」，沈果之的「三焦水道閉塞」，皆為先見之明；相較「膀胱水蓄」提出

更適切的詮釋。

- 2.五苓散真正的病機爲，失治或誤治之後津液升降失調，再加上脾胃水氣運化氣機素爲不利之體質，體內形成脾胃無法氣水轉輸之病機，上焦胸陽失去津液濡養，加以其表未解而產生脈浮，發熱，煩燥之症狀，中焦水氣健運失司，體內水分輸布機能發生障礙，導致飲入之水無法化生津液，導致煩渴、小便不利之症狀，水入不化形成胃中停飲，若胃中停飲已滿，強飲水則水入即吐，水逆證成矣。
- 3.參考歷代古籍中五苓散證可能產生之症狀，將之以圖形列於下頁圖十二中。
- 4.五苓散功可以用下數字解之：宣通脾胃氣水轉輸，通暢三焦氣機，有表者透汗而解，無表者小便利而解。



圖十二、五苓散證病機、症狀簡圖

第八章 結論

歷代諸家多用所謂「六經辨證」來詮釋《傷寒論》，將太陽病歸於太陽膀胱經病，並以標本相傳之理論，將五苓散歸於膀胱腑病，而將其病機理解為「膀胱蓄水證」。臨床證明用此一理論詮釋五苓散證並不合宜，經由上述病機之探討亦發現此理論有所矛盾，《傷寒論》正文中從未提及經絡，實是後人爲了解釋所加上的；近年日本學者已不再用「六經辨證」，而改言「三陰三陽辨證」，陳焱和於《仲景之三陰三陽有異於十二經脈》中亦提出仲景是以陰陽來劃分軀體之部位形層，而不是以經脈來區分。³⁷¹事實亦證明不以傳經理論來解釋五苓散證，反而更加清晰明確。

五苓散爲多重對藥所組成，其配伍嚴謹，相互爲用，以達到通陽、化氣、利水的最佳效果。五苓散證患者因脾胃水氣轉輸的氣機失常，飲水無法化生津液上輸於肺，此時應取清輕之味，以助其脾胃氣化之功用，故其爲散且藥量輕靈，未經水煮，保留其清陽之氣，有助水氣之蒸騰氣化。而和服之白飲當是未經久煮清白米飲，加之多服暖水以助藥力，並充當汗源，才能和五苓散病機病因、用藥相互配合。

³⁷¹ 陳焱和，〈仲景之三陰三陽有異於十二經脈〉，《自然療法》27：4（2004），頁5。

五苓散的取名和其功用有密切關係，五苓散證的成因乃失治或誤治之後，津液耗散，加以病人平素脾胃氣水轉輸不利的體質，脾胃無法運化水飲為機體所用，導致水氣升降失調。如同天地間氣水循環出現障礙，脾土乾枯無法吸收水分，此時用以五苓散，如同天降甘霖，靈雨一下，乾旱解除，氣水轉輸升降回歸正常，水氣得以四布於大地，天地間萬物自然生長不息，由此可知古人製方之妙，果真名符其實。

參考書目

一、 醫學類書目

1.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宋本傷寒論》，收入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2. 〔漢〕張機著，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
3. 〔漢〕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金匱玉函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4. 〔漢〕張機著：《傷寒雜病論》，台北：中醫整合研究小組發行，1986年。
5. 〔漢〕張機著，何任主編：《金匱要略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
6. 〔魏〕吳普著，尚志鈞輯：《吳氏本草經》，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
7. 〔晉〕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編：《脈經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
8. 〔晉〕葛洪撰：《肘後備急方》，台北：集文書局，1997年。
9. 〔南北朝〕陳延之撰，高文鑄輯校注釋：《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年。
10. 〔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

出版社，1986年。

11. 〔唐〕王燾：《外臺秘要》，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年。
12. 〔唐〕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台北市：新銳出版社，1994年。
13. 〔唐〕孫思邈著：《千金翼方》，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年。
14. 〔唐〕陳藏器撰，尙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4月1版），頁373。
15. 〔唐〕蘇敬等撰：《新修本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6. 〔宋〕朱肱著，唐迎雪、張成博、歐陽兵點校：《類證活人書》，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
17. 〔宋〕成無己注解：《注解傷寒論》，收入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18. 〔宋〕成無己著：《傷寒明理論》，收入《仲景全書》，台北：集文書局，1983年。
19. 〔宋〕唐慎微原著，〔宋〕艾晟刊定，尙志鈞點校：《大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
20. 〔宋〕唐慎微編著，〔金〕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
21. 〔宋〕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年。
22. 〔宋〕許洪編，韓剛等整理：《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
23. 〔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9

- 年。
24. 〔元〕王好古：《此事難知》，收入《醫統正脈全書》，台北：新文豐出版，1975年。
 25. 〔元〕王好古撰，崔掃塵、尤榮輯點校：《湯液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
 26. 〔明〕方有執撰：《傷寒論條辨》，收入《傷寒論著三種》，台南：北一出版社，1977年。
 27. 〔明〕李時珍撰：《新訂本草綱目》，台南市：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28. 〔明〕張介賓編著：《景岳全書》，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年。
 29. 〔明〕張志聰著：《本草崇原》，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2年。
 30. 〔明〕許宏撰：《金鏡內台方議》，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
 31. 〔明〕陳嘉謨撰：《本草蒙筌》，收入《中國醫學大成績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
 32. 〔明〕繆希雍著，鄭金生校注：《神農本草經疏》，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2年。
 33. 〔明〕盧之頤覈參：《本草乘雅半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
 34. 〔清〕王世雄著，林霖注釋：《溫熱經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35. 〔清〕王世雄：《隨息居飲食譜》，收入《潛齋醫書五種》，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36. 〔清〕王孟英：《潛齋醫書五種》，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37. 〔清〕王孟英原著，吳海峯評注：《評注飲食譜》，台北：知音出版社，1995年。
38. 〔清〕汪昂著：《本草備要》，台南：台南新世紀出版社，1980年。
39. 〔清〕吳坤安撰，〔清〕邵仙根評：《傷寒指掌》，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年。
40. 〔清〕吳瑭：《溫病條辨》，台北：志遠書局，1996年。
41. 〔清〕吳謙：《醫宗金鑑》，台北：莊家出版社，1982年。
42. 〔清〕周岩著：《本草思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年。
43. 〔清〕施紋、嚴潔、洪煒撰：《得配本草》，收入《中國醫學大成績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
44. 〔清〕柯琴：《傷寒來蘇集》，台北：志遠書局，1998年。
45. 〔清〕柯琴：《傷寒附翼》，收入《傷寒來蘇集》，台北：志遠書局，1998年。
46. 〔清〕唐笠山編輯：《吳醫彙講》，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
47. 〔清〕張令韶：《傷寒論直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8. 〔清〕張志聰：《傷寒論集注》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
49. 〔清〕張璐著，趙小青等校注：《本經逢原》，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

50. 〔清〕章楠：《醫門棒喝·傷寒論本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年。
51. 〔清〕陳修園：《傷寒論淺注》，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
52. 〔清〕陳修園著：《神農本草經讀》，收入《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9964年。
53. 〔清〕程應旂著：《傷寒論後條辨》，摘自聶惠民、王國慶、高飛編集：《傷寒論集解》，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54. 〔清〕喻昌撰：《尚論篇》，收入《傷寒論著三種》，台南：北一出版社，1977年。
55. 〔清〕鄒澍編著：《本經疏證》，台北：志遠書局，1996年。
56. 〔清〕趙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年。
57. 〔清〕曹穎甫著：《曹氏傷寒金匱發微合刊》，上海：千頃堂書局，1956年。
58. 〔清〕曹穎甫著，農漢才、王致譜點教：《經方實驗錄》，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
59. 〔清〕錢煌：《傷寒溯源集》，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年。
60. 〔日〕大塚敬節著，吳家鏡譯：《傷寒論解說》，台南：大眾書局，1973年。
61. 〔日〕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收入《皇漢醫學叢書》，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
62. 〔日〕山田業廣：《九折堂讀書記》，收入大塚敬節、史數道名編：《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東京：名著出版社，昭和56年。
63. 〔日〕丹波康賴撰：《醫心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 年。
64. 〔日〕井村柁著：《藥徵續編》，收入《皇漢醫學叢書》，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
 65. 〔日〕多紀元堅：《傷寒論述義》，收入《皇漢醫學叢書》，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
 66. 〔日〕多紀元簡：《傷寒論輯義》，收入《皇漢醫學叢書》，台北：世界書局，1936年。
 67. 〔日〕森立之著，孫屏等點校：《本草經考注附枳園叢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
 68. 〔日〕喜多村直寬：《傷寒論疏義》，收入大塚敬節、史數道名編：《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東京：名著出版社，昭和56年。
 69. 李克光，鄭光昌主編：《黃帝內經太素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
 70. 李培生主編、劉渡舟副主編：《傷寒論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71. 周一謀、蕭左桃主編：《馬王堆醫書考注》，台北：樂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
 72. 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73.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
 74. 陳明主編：《傷寒名醫驗案精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75. 章太炎：《章太炎醫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年。
 76. 郭梅秀，剛田研吉編集：《日本醫家傷寒論注解集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

77.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年。
78. 熊曼琪主編：《傷寒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
79. 嚴健民編著：《五十二病方注補釋》，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2005年。

二、文史類書目

1. 舊稱〔周〕左丘明著：《國語》，台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
2. 〔周〕荀子著，〔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
3. 〔漢〕司馬遷著：《史記》，台北：新陸書局，1964年。
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漢書集注》，台北市：世界書局，1973年。
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收入《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翻印。
6. 〔漢〕劉向編，〔後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楚辭八種》，台北市：世界書局，1989年。
7. 〔漢〕劉安撰，〔漢〕高誘注：《淮南子》，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3年。
8. 〔漢〕劉熙著，〔清〕王先謙證補：《釋名疏證補》，收入《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翻印。
9.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0. 〔晉〕杜玉注，〔唐〕孔穎達疏，楊家駱編次：《春秋左傳正義》，台北：世界書局，1984年。
11.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義疏：《爾雅義疏》，收入《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翻印。
12. 〔梁〕顧野王撰：《玉篇》，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3. 〔後魏〕賈思勰著，謬啓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
14. 〔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市：世界書局，1985年。
15. 〔宋〕丁度等撰：《集韻》，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6.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台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
17. 〔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北京：新華書店，1955年8月1版），頁39。
18.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9. 〔元〕方回編，〔清〕紀昀刊誤：《瀛奎律髓刊誤》，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年。
20. 〔明〕來知德註：《來註易經圖解》，台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21. 〔清〕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66年5。
22.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1967年。
23. 〔清〕簡朝亮撰：《尚書集注述疏》，收入《尚書類聚初集》，台

- 北：新文豐出版社，1948年。
24.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25.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26. 朱方圃編著：《甲古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1964年。
 27.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28. 吳洛著：《中國度量衡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2001年。
 29.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30.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31. 張譽、潘齡皋、康有為、于右任編：《金石大字典》，台北：宏業書局，2000年翻印。
 32. 賴炎元註譯：《春秋繁露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三、期刊論文

1. 〔日〕真柳誠，〈林億等將張仲景醫書的桂類藥名改爲桂枝〉，200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稿。
2. 陳焱和，〈仲景之三陰三陽有異於十二經脈〉，收錄於《自然療法》2004年4月。

3. 趙有臣，〈方寸匕考〉，收錄於《江蘇中醫》，1961年7月。
4. 趙磐基，〈中國古代量藥器探討〉，收錄於《中華醫史雜誌》2000年2月。